

女叛徒

謝冰瑩著



上海國際書局出版

女 叛 徒

謝 冰 瑩 著

上 海 國 際 書 局 出 版

目 次

第一章 幼年時代.....	1
我的家庭.....	3
黃金的兒童時代.....	5
採茶女.....	6
紡紗的姑娘.....	7
痛苦的第一聲.....	8
第二章 求學時代	10
近視眼先生	10
未成功的自殺	11
小學時代的生活	13
開始與小說發生關係	14
教會學校	15
中學時代的生活	18
第三章 從軍時代	21
被開除了	22
入伍	25
紀律	27
出發	28
戰爭	29
夜間行軍	30
解散的前夜	33
第四章 家庭監獄	35

被母親關起來了 ..	35
慘痛的惡耗 ..	43
第五章 逃奔 ..	44
第一次逃奔 ..	45
第二次逃奔 ..	47
第三次逃奔 ..	49
第四次逃奔 ..	50
第六章 飄流 ..	58
小學教員 ..	60
第七章 饑餓與戀愛 ..	64
北平 ..	68
回到南邊 ..	74
母親和女兒 ..	75
『小兵』 ..	77

第一章

幼年時代

新秋的气候，似乎比夏天還炎熱，晚間雖有微微風從破紙窗裏吹來，但我被祖母抱在懷中滿身都是汗，白天被母親用棍條打過的皮膚上，現着一條條的血痕，在銀白色的月光底下的臉是慘白的。

忽然間，她由抽噎而放聲大哭了。

『小乖，我的寶貝，你再不要哭了，哭醒了母親，她又會來打你的。』祖母輕輕地拍着。

『我……我不怕打，她爲什麼不打死我呢？』我的話說得很大，好像故意要使母親知道似的；然而睡在隔壁的母親，終於忍着氣沒有做聲。

『寶寶，你以後不要淘氣了。你娘爲你不知受過多少苦。記一記吧，你把銅錢吞在喉管，不能吐出，又不能嚥下，整整的一天，你像斷了氣的孩子，眼睛翻白，口水滾流，你母親急得爬過了二十里的高山去請水師（醫生），她在別人面前像瘋了似的磕着頭說：「只要有人救出我的孩子，他要我的命，都可犧牲。」後來銅錢吞在肚裏了，她又怕銅吸出了血，於你的生命有妨礙，又特地着人到寶慶去買了幾十斤茨菇來給你吃，而且每次檢查你的大便，看銅錢有否出來。又有一次你爲了去弄屋樑上的燕子窠，從樓上掉下來，臉摔破了，氣也斷了，全身冰冷，完全失掉了知覺，你母親急得眼淚雙流，趕快一面請水師，一面跪在菩薩面前求靈水：「神啊，我的鳳寶寶如果有災難，就降給我吧，一切我來替代她，祇要保佑她康健，活潑，以我的生命去換取她一切的災難吧！」這幾件事，你總還記得吧？』

我停止了哭，靜靜地聽着祖母說着關於我的故事。

『唉！我的心肝！』她長嘆了一聲，又繼續着說：『你的確太淘氣了，不知是什麼變的。你娘自從懷了你的第一個月起，無論吃了什麼東西，都要嘔吐，即使喝一口水，吃一顆豆子也要吐出來。每天頭昏腹痛，到了最後的二三個月，她幾乎苦痛得要想自殺，但一想到還有三個兒子一個女兒要她撫養時，又祇得轉了生的念頭。

『這是她的生命關頭，你要出世了！兩天前，她就叫着肚子痛，不能起床；不要說吃飯，就連水也不能進口，在床上痛得打了二天滾，你的頭忽然從裏面出現了，我以爲小孩立刻就會下來，懷着滿腔的希望，眼睛睜地等着接生，誰知候了一天一夜，長滿了黑髮的頭還在原地方。你娘的精神，早已不能支持了，你的父親又不在家，我一個人守着她，一步也不敢離開，更沒有什麼辦法可想；後來好容易託六祖母請了接生婆來。唉！提起接生婆真氣死人，以前你娘生了四個孩子，都沒有請過接生婆，而且每次均不過半個時辰（一小時）就下來了，誰知道這次生你經過一天一晚還是生不下，接生婆看了只是搖頭：

『沒有希望了，你們還是早點預備後事吧。』

『這樣的話，她居然也說出來了，六祖母堅決要接生婆將孩子弄出來，她說：『無論如何要救出大人；犧牲小孩，是毫無關係的。』

『我那時急得全無主張了，倒是你母親還清醒，她凄咽地對我說：『媽，你趕快替我在南嶽聖帝面前許炷香吧！如果生的是個男孩，他滿了十六歲就去還香；要是個女孩，她二十歲時，我親自帶她去還。』

『於是我聽了她的話，就跪在南嶽聖帝面前許了「血香。」果然快到天亮的時候，哇的一聲，你就落地了。你盆的聲音特別洪大，滿院子的人幾乎都給你驚醒了！你的眼睛像燈籠一樣的亮晶晶。眼珠轉動得特別快，一雙小拳頭和兩條腿動個不停；六祖母嘆息着說：『可惜是個千金，

要是男孩，一定會做大官的，你看這一對大而活溜溜的眼睛。」

『你母親很不高興地回答她：「兒子和女兒，都是一樣的。」』

『由此你可知道你的母親，雖為你吃了不少苦，可是仍然痛愛你的，寶寶，以後再不要使她難過了，你要體貼你娘的辛苦和慈愛呀！』

祖母生怕我睡着了，其實我很清楚，腦筋裏一面演映着母親難產時的慘狀，一面深深地刻着白天母親第一次拚命鞭打我的情形。我懷疑剛才祖母敘述六祖母的話，也許就是她自己說的，不過爲了祖母太愛我，也就不和她算賬了。

我的家庭

父親是祖母的獨生子，他生長在一個極窮困的僱農家中，祖母常常告訴我們關於她嫁給祖父的故事。『我的娘家雖然很窮，可是來到你家就更現得窮了，不但沒有飯吃，簡直連碗都找不出兩個來。

『這話怎麼講呢？』當我最初聽到時，總是這樣問她。

『待我慢慢地告訴你吧，你祖父共五兄弟，你祖父行二，當會祖父臨死時，每個兒子分一升米，一條凳，一隻碗，這就是他的遺產。你祖父不是也只能分到一只碗嗎？那麼我來了怎麼辦呢？』

『去買一個來呀！』

『是的，因爲你祖父是個忠厚而努力工作的農夫，因此他每替人家做工，主人都待他很好；他賺了錢，不但可以買碗，而且他將每年的工錢慢慢地積起來，後來就娶了我。我來到這裏之後，每天替人家洗衣服，做苦工，也可賺得一點米，慢慢地自己可以買套耕具了，再向人家借一點買了一條牛，於是我們就租了幾畝田來耕。唉！說到耕田，我就記起你的父親了。他那時還只有七八歲，可是特

別愛讀書，每天放牛時，總是偷偷地帶了本書藏在懷裏。到了野外，他就坐下來看書，不管牛走到了什麼地方，或者吃掉人家的麥子，青菜，豆子等。有一次牛失蹤了，他嚇得一天不敢回家，哭得死去活來；第二天鄰居替他找到了，你祖父問他為什麼這樣粗心，他回答說因看書忘記了牛。從此，你祖父知道這孩子不是個牧牛郎，生來就是個書呆子，於是就允許送他讀書。只要他努力，將來還可送他去考狀元。

『你父親聽了這句話，簡直喜得發狂！他整天整夜的讀書，沒有月亮的晚上，就用松枝點着看，有時連手指都燒枯了，皮也燒掉了，他還是不知道。辛卯年赴省會考，沒有衣服穿，就拿我的破衣穿在裏面，另給他做了一件新的罩在上面，你祖父替他挑擔，店舖裏都把他當做僕人不理你祖父，後來你父親中了舉人，誰也沒想到這位挑夫，就是舉人的爸爸，哈哈！』

母親沒有兄弟，只有二個妹妹，她的個性特別強，她是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勇敢女性。家事全由她處理。十六歲嫁給父親後，便在謝鐸山大出風頭，她是個絕頂聰明，而又富有辦事幹幹。她的腦筋不用說是充滿了三從四德，男尊女卑的觀念，重視舊禮教，勝於看重自己的生命。她不論在家庭，在社會，她完全處在支配階級的地位。鄉村裏的大小，幾乎都要聽從她的話，地方上的公產也由她保管，為的是她不揩油，熱心公益事業；村政上更是少不了她，一件什麼事情發生了，鄉長會議解決不了的，只要請她去說幾句，便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她生來就具有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和堅強能幹的性格，因此誰都害怕她，服從她。這麼一來，她便不但在地方上成了霸王，就是對待兒女，也像君主對待奴隸一般，需要絕對服從她的命令，聽她的指揮。有一次大哥爲了帶了

他的妻，到離我家五百里的益陽去組織小家庭，事前沒有得到母親的同意，她立刻把大哥找回來罰他在地上跪着，頭上頂着一大脚盆水，如果稍爲動一動，水倒了下來，母親就要打他的屁股；以後經許多人勸解，才將脚盆取了下來。

又有一次，二哥爲了要和他的兇惡的，毫沒有感情的小脚老婆離婚，母親拍着桌子大聲罵道：『你這東西，讀了書回來做這種沒廉恥，無道德的事，難道真的不顧祖宗的面子嗎？你要離婚，先殺了我再說！在我沒有死以前，絕對不許有這種丟臉面的事發生。』二哥知道母親的個性太強，如果離婚，就要犧牲她的性命，因此只好忍着苦痛，一直到吐血死了爲止，他還是孤零零地沒有和第二個女性結合過。

至於姐姐更是如小羔羊一般馴良，在母親面前，連話都不敢大聲的。十八歲嫁給一個姓梁的，受盡了丈夫和翁姑的虐待，可是她回到家來，總是故意說她的丈夫如何待她好；她知道假若不這樣，母親反要罵她不會侍候丈夫的。好幾次遇着她在廁所裏流淚，或者晚上從夢中哭醒來。

三哥也是服從父母之命的，可是他比二哥強，有時雖然也會和母親吵起來，但他要做的事，總有方法感動父母使他們不能反對。

至於我呢？太慚愧了，我完全是個叛逆的孩子！

黃金的兒童時代

我是母親最小的孩子，姐姐比我大十歲，她在我剛滿八歲的那年就出嫁了。三個哥哥有二個隨着父親上縣城裏讀書去了，大哥已經做了教師，他們一年回來二次，寒假和暑假是我們團圓的時候。母親每年冬天都要準備許多乾扁，臘肉，等他們回來吃。我很羨慕他們那種做客似的生

慳，每次接到父親和哥哥們那天回家來的信時，母親總有一兩晚快活得不能睡覺。

她煮好了飯菜等着，替我換了一件乾淨的衣服，並且每次都這樣說：『乖乖，不要弄髒了，爸爸回來了會買糖給你吃，哥哥還要給你許多玩意兒呢。』

從縣裏到我的家裏有九十里路程，要爬過兩座高山，父親坐着轎子，還僱了一個挑夫，二哥和三哥總是穿着短衣和草鞋跑路，像個挑煤炭的孩子，走得氣喘喘地。

從下午五點鐘起，母親就牽着我的手站在門口盼望了，一直要到暮色蒼茫的時候，才看見遠遠地有頂轎子跑來。

『乖，你爸爸回來了！』母親連忙走同去準備開水泡茶，我同小黑狗賽跑似的走到半里遠的地方去迎接。

『爸爸，糖呢？』

我像小猴子上樹似的兩隻小手抱緊了父親的頸項，小黑狗也在搖着尾巴向父親撲來，二哥用棍子打牠，父親連忙說着：『不打牠，不打牠，牠像寶寶一樣歡迎我們呢。』於是連挑夫也笑起來了，只有我咬着嘴不做聲，我不高興父親把我當做小狗看待。

晚間在巨大的煤油燈下父親教哥哥讀古文，教我吟詩，母親和嫂嫂紡着紗，父親的吟詩聲常常和紡車聲打成一片，合奏着一種令人沉醉的音樂。

採茶女

母親因為我太不聽話了，白天總是在外邊玩，不肯規規矩矩地坐在家裏，她就給我一件苦工做；每天吃了早飯就到茶園裏去採茶。

從我家到茶園有二里多路，中飯是用小籃子盛着，着人送去的，我和嫂嫂還有許多採茶女，都要黃昏時候才能回家。

我沒有採茶的經驗，常把一根一根的枝弄斷了，嫂嫂急得跳起來說：『妹妹，你還是去捉你的蝴蝶吧，不要弄壞了茶樹，母親知道了，又會罵你的。』

『不，我一定要採，難道你生來就會採的嗎？還不是學來的。』

她是最拙嘴的人，常常被我說得沒有話可答，這回她又失敗了。

與其說我在採茶，不如說採花還來得恰當。每次回家時，我的小籃子裏老是裝滿了花，當經過一座五丈多長的石橋時，我就將花丟在橋下讓水流送到洞庭湖裏去，還要囑咐牠一聲：

『花呀，你流到龍王那裏去吧，美麗的公主，正要等着做新娘了呢。』

紡紗的姑娘

秋風吹來了丹桂的幽香，月姐放出清明的光輝，星星在天邊閃爍，孩子們在坪裏和影子賽跑，捉迷藏。我呢？八歲的小姑娘，已經開始做大人的工作了。

和我一同在月下紡紗的，除了嫂嫂而外，還有二個外房的姑母和鄰居的箴姑娘。

凡是生長在我鄉的女孩，到了七八歲的時候便要教給她紡紗，績麻，做針線。貧苦的替別人紡，每斤的工價是二百文，紡得最快的，每天最多紡四兩，普通的二兩，三兩。平均起來，一天只賺得三四個銅板。

我是替自己紡紗沒有一定的限制，母親說：『只要你紡得多，自己家裏種的棉花，如果還不夠供給你時，就到藍田市去買些來。』

『不，我不高興紡，我穿不了這多布呢。』我對媽媽說。

『不是你現在穿的，是準備你的嫁奩，只要你發憤多紡，將來拾二十箱衣服到婆家去。多麼闊氣呀！』

痛苦的第一聲

媽媽從外面聽來了些關於我的閒言。說我這大年紀還不裹足，將來婆家一定不肯要的。而且八歲的姑娘，常常和男孩子在一塊做泥菩薩，拋石子，當司令，也太不成體統了。她們說，古時的規矩，男女四歲不同席，我母親是讀了書的女子，爲什麼連這一點規矩都不懂呀？

當媽媽要我做一雙小尖頭紅鞋掛在觀世音菩薩的香爐上時，我不懂得是什麼一回事。

『寶寶，今天要替你裹足了，你來拜觀世音菩薩吧，神會保佑你裹得小的，像神的一樣。』

媽媽手裏點着香，燒着紙錠，只等我去下跪了。

我拈得遠遠地望着她不敢走攏去，兩顆巨大的淚珠，突然掉了下來，我的心開始嘗到害怕和苦痛的滋味了。我說：『媽，我不裹足的。』

『快來，快來，菩薩保佑你！』她過來把我拖去跪在地上。

『媽，裹腳太痛了，我不能走路的，你不要害我吧。』我又帶着恐怖的哭聲哀求她。

『裹腳是愛你，不裹腳才真是害你呢。你想想大腳姑娘怎麼嫁得出呢？』

母親一面說，一面用口含着在觀音菩薩那裏討來的所謂『仙水』噴在腳上，還散了些紅灰在腳趾縫裏，我這時便大哭大鬧起來。『媽，痛死了，我甯可永世不嫁，不願意裹腳呀！』

『你這小東西，還沒裹就叫起痛來，偏要給你裹緊一下看。』

從此，我每天只能坐在火爐邊紡紗，或者在堂屋裏慢

慢地散散步，我像帶了腳鐐一般的不能走動，再也看不見美麗的花草和活潑的魚蝦了。

花朝節的那一天，母親趁着我熟睡的時候，在我的兩耳上鑽了兩個孔，我從夢裏痛醒來時，她已吊上兩根紅絲線了。

『好，現在你的三件大事，我已做了二件了。』母親很高興地對我說。原來她認為替女兒做的三件大事是：

(一)裹足

(二)穿耳

(三)出嫁

『是的，還有一件殺我的工作沒有做。』

我這樣氣憤憤地回答她，害得她又大罵了一頓。

第二章

求學時代

我的故鄉是個交通不便，風氣閉塞的農村。起伏着的山巒環繞整個的鄉村，由資江流域發源出來的一條小河，終年不息地流着，溪水更是潺潺地奏着美妙的歌曲。一到春天，打開窗子，就可望到蔚藍的天，蔥翠的山，美麗的花草，在天空裏翱翔着的小鳥兒，的確，這是個山清水秀的鄉村，令人陶醉的仙境。

在這兒住着二百多人家，男人的職業除了耕種外，大多數是挖煤，這是中國的產煤地，是世界有名的。

挖煤的人，不分晝夜地過着『四脚爬』的黑炭生活，他們不但皮膚被炭染黑了，連鼻孔內，耳朵裏，嘴裏，甚至吐出來的痰都是黑的，因此紳士階級，老是瞧不起他們，罵他們爲『黑肚子』。

近視眼先生

我在五歲的時候，就開始識字。父親是一個舊文學家（著書三十餘種），他每年寒暑假自學校歸來時，就教我讀詩，其實我那時有很多字不認識，至於理解語句的意義，更談不到，我只知道像跟祖母唱月光光一般地學着父親的腔調吟詩。

八歲的時候，那本隨園女弟子詩和唐詩三百首我背得一半了。此後一天天我認的字數增加起來，母親總是教我讀些教女遺規，烈女傳，女兒經之類。奇怪，我不明白爲什麼每次母親教我，我總感覺枯燥無味的，我不喜歡讀這類的書。

我開始要求母親送我進私塾，她說女孩子是不要進學校的，只要多認識幾個字，多瞭解幾個貞婦烈女的故事，會記帳，會看契約便得了。原來她是希望我將來做個好的管家婆的，但當我十歲的那年，終於困了我好幾次的請求

，她允許我進了那個私塾。

先生是個近視眼，他教書時，完全將臉部貼在書本上，有時字小一點的，像論語，孟子之類，他簡直連鼻子都被書壓扁了。最使人感到討厭的，是他滴在書本上的鼻涕和口水。每個學生的書，都被他弄髒了，有時他看得過意不下去了，也間或用自己的衣袖揩去，並表示歉意，但學生沒有一個原諒他的，大家替他取了個綽號叫做「髒瞎子」。

他的床就擺在我們的教室裏，一床黑被窩從來沒有看見他鋪過。常常有一股臭得令人作嘔的臭氣。他的身上也有一股臭氣，我們只敢背面說着他一世沒有洗過澡的話，等到見了他的面，就嚇得不敢做聲了。

我比誰都要討厭近視眼先生，因為普通女孩子的習慣，的確要比男孩子好潔淨，他們的書上常常塗些墨漬，而我是用白紙包好了書面，裏面除了先生點的紅筆外，什麼污點都沒有的，但是每次當他點書給我讀時，十回總有九回滴了口水或者鼻涕在上面的。

『先生，你把鼻子醫好了再來教我書好嗎？』有次我居然敢這樣說他。

『什麼？你說什麼？』他抬起頭來大吼了一聲，嚇得我幾乎從襪子上跌了下來，同學們都望着我哈哈大笑。

未成功的自殺

冬天，接到大哥自長沙寫給母親的信，裏面有幾句話是關於我的：『鳳妹天資異人。深堪造就，明春可送其赴大同女校求學，以為將來考女子師範之準備。近年來女禁開放，學校林立，吾家素以書香傳世，諒慈母不以妹為女而見拒也。』

我感謝大哥，我真不懂那時他何以待我這樣好。我的前途有光明的希望了！我快活，我簡直一夜未曾合眼，我只想早點過了年就去大同女校。『到了那裏我更要努力讀

書，我要讀比哥哥他們還多的書。』我時時這樣夢想着。

這時父親和二哥三哥都沒有回來，姐姐帶着孩子在家，整天哭喪着臉，爲的是想要僱一個奶媽而母親堅持不許。

『媽，我明年春天一定要到大同女校去讀書。』一天晚上，母親在爐邊紡紗，姐姐抱着孩子在喂奶，我讀一兩書後忽然想起大哥的信來這樣誠懇地對母親說。

『還想讀什麼書？女孩子讀了像你這多的書，已經很夠了。你又不是男人，要讀那麼多書幹什麼？』她完全沒有把我的話放在心頭。

『大哥不是來信要送我去大同女校嗎？』我的聲音仍是很溫柔的。

『他懂得什麼？女孩子是娘管的，你明年要開始繡花了，腳也沒有裹小，將來嫁到婆家去，人家一定說做娘的沒教訓。』

『媽，我要讀書，我不是和哥哥他們一樣的人嗎？』

『笑話！一樣的人！他們讀了書可以做官賺錢，你是女孩子，只能做個賢妻良母，侍奉翁姑，管理家產，試想想你讀了書有什麼用處？』

從此以後，我不敢提到我的讀書問題了。我知道母親是講不清的，惟有等待父親回來，也許有希望。

經過父親和祖母的婉勸，要母親送我再讀一年。她却誓死不肯。後來又經過姐姐，嫂嫂，姨母們的請求：她仍然不答應。當我知道再沒有希望的時候，於是便下了自殺的決心。

在鄉村，我所知道的自殺方法，只有下面幾種：

(一)吊頸，(二)投河，(三)吃火柴，(四)吃鴉片煙，(五)吞戒子，(六)用刺刀刺破喉管。

小孩究竟是小孩，想自殺而又怕痛，真是有些滑稽！我那時天天計劃着用什麼方法去自殺，結果是：

第一，我想起了那次看到畜笛嫂吊頸死時，舌頭吐出來的慘狀太可怕了，因此不敢。

第二投河的，肚子會被水脹得像鼓一般地大，而且會給男人脫出衣服把水抽出來，我不願意這樣做。（可憐那時我的腦子裏已中了封建社會的毒！）

第三火柴的氣味太難聞了。

第四沒有方法買到鴉片烟。

第五沒有戒指！即使有，我也不敢吞，因為我還沒有忘記那次吞下一個銅錢的痛苦。

第六假使刺不死而痛得要命，或者又被他們救活，那豈不糟糕嗎？最後決定不吃飯躺在床上餓死。

睡了兩整天了，家裏的人都以為我害病，母親連忙請醫生來看。『沒有病』，醫生說，原來他就是那位近視眼先生。

姐姐看我整天不吃一點東西，祇是流着淚，好幾次跑來床前安慰我。

『好妹妹，你告訴我吧，有什麼事我一定替你辦到。』

『什麼人都辦不到。』

『告訴我什麼事情。』

『我……我……要……讀書。』

母親像知道我為了要讀書不吃飯似的故意不睬我，使我的自殺之心更加堅決。『母親是最愛女兒的，為什麼我快到死的地步了，她也不答應我的要求呢？』我開始對母愛懷疑了。

到了第三天，母親見我如此固執，就答應了我的要求，不過要在二年之後送我去讀書，她說在這兩年中要考察我的脾氣，假若變好了就允許，否則，還是要將我早點嫁出去。

就在這一線的曙光中，救出我弱小的生命。

小學時代的生活

入小學是在我十二歲的那年。當我踏進學校的門，看見許多活潑天真的女孩子在拍皮球，跳繩時，我簡直自己的懷疑自己走進了天堂。我發狂了，內心裏充滿了說不出的快樂和希望，可是有一件事使我深深地感到苦痛的，就是我的兩腳還是緊緊地被纏着帶子，本來我可解開不裹靴，但是母親的條件是不裹腳，就不許我讀書，這叫我怎麼辦呢？這時和我一樣的小腳姑娘很多，她們都感到同樣的痛苦，幾個天足的老同學，祚芳，士開，她們都用剪子來剪我們的腳布，每天來檢查我們的腳解放沒有？本來爲了求學，我寧可忍受裹腳的痛苦，但看到人家都是大腳，而自己却是三寸金蓮，未免太丟臉太難看了。最後我不顧一切的也將裹布完全解開丟了，下大雨時，我也像大足同學一樣赤着腳在天井裏玩水。

開始與小說發生關係

母親因爲看見我的小腳已變了大腳，她非常氣憤而且傷心，她責備我不遵母命，同時也埋怨學校太不顧家長的體面了。自然，在她看來一雙蒲扇大的腳是最丟臉的事，何況辛辛苦苦費了她多少精力才裹成五寸長的小腳呢？

她再也不願送我讀書了，但我苦苦地向父親哀求，因爲他已經調查了我在甲組中是成績最好的一個，所以他允許我繼續求學，而且把我帶去縣城，這學期就改進了縣立高等女子小學校。

那時大同鎮到縣裏去求學的女孩還只有我一個，因爲言語不通的關係，初進去一兩個月，我簡直沒有一個朋友。望到她們有說有笑的在那裏談天，我總不敢走攏去，下課後，老是一個人躲在寢室裏看書。不是溫習功課，就是看從圖書室裏借來的雜誌等。那時我最愛看富有冒險性的偵探小說。

忽然有一天發現我的名字貼在佈告牌上，上面有一行要我去取書的小字，我連忙跑去把條子撕下去領書，一看原來是二哥從山西寄來的。我仔細地打開，裏面包着兩本

嶄新的書，一本是新演講集，一本是短篇小說集。我快樂得什麼似的，不管人家聽不聽，總是見着了同學便說着這樣愚蠢的話：『我哥哥替我寄書來了，貼了很多的郵票，是從山西寄來的呢。』

因為自己不會演講，每次登台，總是駭得臉青唇白，說不出三句話來，因此我連看了演講集三個字都要頭痛，再不要說打開讀牠了。就在當天晚上，我就開始看短篇小說，這是胡適翻譯的，文字還流利，我一口氣就看完了半本。我開始對新文學發生無限的好感和崇拜了。這本薄薄的短篇小說集，我一連看了三遍還不覺得重覆，而且好像越看越有興味，越看越不忍釋手似的。

那時學生的成績和作文，圖畫，習字，手工等凡是好的，都要貼出來，我的字寫得最醜，最潦草，從來沒有上過壁，也沒有打過一個『甲』字；倒是幾句歪文，常常被貼出來的。父親特地爲我買的趙帖顏帖（他要我隨便選擇一種臨摹，）我從來沒有打開過。有次他看了我寫給他的一封信，字跡奇醜得不成樣子了，特地過河來罵我：

『你究竟習的什麼帖？字寫得這麼怪難看的。』

『我……我……』

『什麼帖？』

父親皺起眉毛幾乎要伸手打我了。

『鳴岡帖。』

『什麼？』

『爸，我沒有臨帖，我是寫我自己的字呢。』

他看我向他撒嬌，於是又笑起來了。

教會學校

起初聽到母親允許我去益陽升學的消息，我無論如何也不敢相信，直到她親自對我說：『你大哥在益陽當校長，你嬢嬢也不肯回來，你天天吵着要讀書，現在就去找他

，要他給你讀好了。」

這時我真不知要如何感謝我的母親，我覺得她是全世界最好，最體貼兒女，最痛愛兒女的母親！從家裏到益陽聽說有六百多里水路，坐民船最快也得要四天，這麼遠的路，母親也允許我去，真是我夢想不到的事。

到了益陽的第三天，哥哥就送我進了信義女校，這是一個挪威國的老處女愛娜辦的（她有四十多歲了，還沒有出嫁。）在益陽要算是個頂完備的學校，因為自初小，高小，中學校，師範以至大學，都有很好的設備和教師，學生共有二千多人，大家都在『上帝』的統治之下生活着。

我是一個『蠻子』，很小的時候就像男孩一般勇敢，我什麼都不怕，自然連『洋鬼子』也在內。

從鄉下來的姑娘，開始過着住在四層洋樓的生活，簡直比叫化子做了皇帝還要快活。這裏不但收學費膳費，而且赤貧的學生，學校還要津貼她零用。我的環境比較好，因此一學期交了膳費十元。的確，在這樣舒服而不花錢的學校讀書，沒有一個不是歡天喜地的。房子是這般幽靜而寬大，空氣特別新鮮，資江就繞在學校的後面，即使是炎熱的夏天，清涼的河風，常常吹得我們昏昏欲睡。每當夕陽西下，最後的紅光射在水中蕩漾的時候，我們便爬上了三樓，三五成羣的同學，並肩遠眺往來的帆船；漁人唱着美麗的歌曲，慢慢地搖着輕舟，踏上他們的歸程；微微的江風一陣陣送來濃郁的花香，浮在水上的帆船正像海鷗般輕飄，隔岸的山嶽，籠罩着一層薄薄的灰幕，這是一幅多麼富有詩意的畫圖啊！

最美麗的，是夏天的早晨。小鳥兒正在枝頭唱着晨歌，河風吹着依依的楊柳，擺動的小草的時候，太陽從東邊蔚藍的雲裏爬了出來。她像一個初出浴的少女，羞答答地含着微笑慢慢地移動着；一會兒她的光芒射到江中，江水

馬上被照得通紅，好像漲滿了一江血水。漸漸地羣山都由金黃而變成赤色了。呵！多麼美麗的血紅的太陽呵！牠的光輝是何等的莊嚴偉大，牠照遍了天上人間，大千世界。

我最愛太陽，只要不下雨的天，我總是一個人先起。有時雖看不到太陽出來，但也並不失望，因為我呼吸了別人未曾呼吸到的新鮮空氣。我還每天練習打啞鈴，使得我的身體強健。

同學都待我很好，她們都喜歡和我玩。教師也都說我聰明，雖然曾經在太陽常照英國旗一篇文章裏，我表示了對帝國主義的不滿，沒有照着國文老師的做去，但他也並沒有罵我。同學們都稱我為快樂的王子，因為我那時不愁功課，一天到晚總是笑着，玩着，跳着，正像小燕子似的。

但誰也不曉得，我自從入校的那天起，就感到有一種深沉的苦痛壓在心頭。這就是我不信上帝，不高興讀聖經，以及什麼新約和舊約。我不願意在每次吃飯時做着禱告：『我們在天上的父，』我高興唱歌，但我不願唱『上帝愛我愛無邊，及到離世必保全』的讚美詩。

為了不高興做禱告，我寧願每一天早晨和晚間或吃飯的時候躲到廁所裏去受苦。有次被吳先生發覺了我常常吃飯遲到，她叫我到訓育部去。

『你為什麼每次吃飯時要比別人後到？』她問我。

『我沒有聽見搖鈴。』

『幹什麼去了？』

『讀聖經。』

『真的你這樣用功嗎？你不是不喜歡聖經的嗎？』

『為什麼不是真的？誰說我不喜歡讀聖經？以前我還沒有感到書裏面的樂趣，現在我覺得祇有上帝是世界上唯一的救星，我要信仰他，崇拜他！』

『在上帝的面前不要說謊話，以後每天吃飯時你都要來作禱告。』他微笑着摸了摸我的頭髮。

『當然！』口裏雖然這樣答着，心裏却在想：『哈哈！上帝知道……』

那時我的知識幼稚，腦筋也很簡單，我沒有什麼高深

的理論反對上帝，我只覺得上帝這東西是虛無的，『凡信上帝的人都能得救。』真是笑話！爲什麼每個星期日許多穿襤褸衣服來做禮拜的窮人們，他們永遠是如此窮得沒有飯吃呢？上帝不能賜給他們衣，食，住，也不能替他們醫治疾病，更不能使他們找到職業。至於什麼貧苦的人，他們說是因爲有罪，所以上帝處罰他們，更是屁話。我只曉得，人就是創造世界的上帝，什麼都是自己靠自己，而且我根本否認世間有所謂上帝這東西存在。

中學時代的生活

這是應該特別感謝父母親的！母親在二哥和三哥的替我求情之下，居然允許我去投考長沙省立第一女師（這是一所公立學校，學費，膳費，書籍費一律由學校供給，每縣每次取錄二名），父親更親自送我到長沙，他很替我操心，以爲一個高小還沒畢業的孩子一定會名落深山的，何況報名投考的又那麼多，然而我終於考上了。但我除了國文史地而外，別的功課我幾乎都趕不上。好在我肯用功，不到兩個月就沒有什麼困難了，同學們都對我很好，進去不久她們都和我成了好朋友。我們的生活，比起普通的一般學生來要快樂多了，因爲我們有一位愛護我們像愛護他的孩子似的校長——思想前進，博學多才的徐特立先生。我們都叫他做『外婆』，因爲他太愛我們，完全將我們當做自己的外甥一般看待。

但學校裏的規則很嚴，他禁止我們穿小背心，禁止我們吃辣椒，晚上下了自修後，他不許我們看書，常常到了一點鐘他還沒睡，爲的是要查每一間寢室是否還有人講話，假若有一個人去廁所他也要問一聲『爲什麼還不睡』？

到考試時，大家都害怕他。因爲隨便你站在那個黑角裏，他都要用手電照着催你去睡。許多同學爲了不敢燃臘燭預備功課，只好站在路燈下或者廁所裏去看書，但沒有次不被外婆趕走的。

冬天一來，教室裏很早就生了炭盆，他便每天囑咐我們都穿衣服，不要受寒。夏天又替我們將窗戶打開，流通空氣。

那時學校裏幾乎成了一種喜歡吃蠶豆的風氣，同學們老是喜歡兩個三個的一字排行着在校內散步，一面走一面剝着蠶豆，滿地着散穀子。外婆看到了並不一開口就責備她們，只是靜悄悄地彎下腰來一個個的把壳子拾起，正在吃得津津有味的學生，當然想不到後面有一個在用手替她們掃地的外婆了頭；等到她們走了不少的路，外婆才輕輕地生怕驚動了她們似的說道：『穀子少丟一點吧，我這老腰已經彎痛了呢。』她們聽到外婆的聲音，駭得立刻站住，回頭一看，只見丟下的穀子，都到了外婆的手裏，這時她們臉紅紅地才說不出半句話來。從此不但她們不敢丟蠶豆穀子或花生殼在地上，就是別的同学也不敢隨便丟紙條了。他是這樣一個完全用人格感化學生的教育家，怎叫我們不佩服他不服從他呢？

還有一次，他查到了兩個學生的品性不好，有一晚她們中間有一個沒有回校，雖然是請了假回家的，但外婆已經知道她那晚在什麼地方。於是第二天找她來談話，那學生起初堅持着說回校去了，外婆知道她是為了害怕開除不敢說出真情來，他連忙改換了語氣說：『我已經去過你的家裏了，你母親說你並沒有回校，而且我已經知道你昨夜是在什麼地方，不要緊，你把一切明白的告訴我吧，究竟你是為了什麼要到旅館裏去，是為了性的需要去尋找快樂，還是有什麼不得已的苦衷呢？』

她流下淚了，由她臉上的表情，外婆知道她是個可憐的女孩，於是連忙說了許多安慰她，不會開除她的話，然後她一五一十地把家裏的窮困，和為什麼走上這條路來的苦衷詳細地說了。外婆立刻答應她：『我每月津貼你的家用二十元，從今天起，你只能在學校好好用功讀書，再也不許去外面「亂來」了。』

他是主張社交公開的，從來不檢查學生的書信，『檢查有什麼用呢？情感是沒有方法禁止的，青年人要戀愛，就讓她去戀好了，只要她不荒廢學業。』有次他這樣對一位主張要檢查書信的女管理員說，駭得她忙吐出兩寸長的舌頭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

第三章

從軍時代

我至死也忘不了我的二哥，能夠去當兵，可以說大部分都是他幫助我的。

一九二六年的暑假，我陪他在嶽麓山的道鄉祠養肺病，那時我的腦海中還深深地印着那個影子的笑容，我的精神很頹廢，整天都不想說一句話，只是看着牡丹亭，燕子箋，西廂，琵琶記……一類的無聊書，二哥非常生氣，他有一天，居然寫了一封信告訴父親，而且當面大大地罵了我一頓，有幾句話，至今還刻在我的腦膜上：

『女人，真是沒有用的！時代的血鐘響了，你還在夢裏睡着打鼾。這些才子佳人，千篇一律的糜爛故事，早就應該拋棄不看的，你是個覺悟了的女性，又極喜歡新文學的，爲什麼不讀革命的作品呢？』

他給我看共產主義ABC，社會主義淺說，以及其他幾本關於社會科學，革命理論方面的書。當我對於這些書發生了興趣的時候，那個影子便在我的腦海裏慢慢地淡了下來，我寫文章的對象，也轉了方向。因爲住在鄉間和農民接近的機會很多，我開始描寫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痛苦，在三哥主編的通俗日報上發表了。

是報名投考軍校的前一天晚上，我和三哥在明德中學二哥住的房子裏討論我可不可以去當兵的問題。

『我反對她去，軍隊中的生活是乾燥的，機械的，每天只知道「立正」「稍息」，絕對服從，她的腦筋也會變得簡單而且遲鈍。當兵，對於一個有文藝天才的人是不適宜的，何況她的身體也許受不了那種苦。』這是三哥的主張。

『你的見解完全是錯誤的！她如果想要產生有血有力的作品，不平凡的作品，那就非經過一些不平凡的生活不可！去當兵，正是有鍛煉她的體格，培養她的思想，供給

她文章材料的好機會，這對於她絕對只有益而無害的。』

三哥只得放棄他的主張不和我們爭論了。

至於我自己，那更不要說了，即使他們都反對，我也是要去的！因為這年冬天母親要強迫我出嫁，要想逃脫這個難關，就非離開長沙不可！但往何處去呢？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孩子，身無半文，帶着一顆從小就受了創傷的心，能往何處去呢？

二哥是特別同情我的，他因為自己受包辦婚姻的苦痛太深，所以他極力慫恿我去當兵，他說：『這是唯一解放你自己的路，只有參加革命，婚姻問題和你未來的出路問題，才有辦法。』

我相信，那時女同學去當兵的動機，十有八九是爲了想脫離封建家庭的壓迫，和尋找自己出路的。可是等到穿上軍服，拿着槍桿，思想又不同了。那時誰不以全世界的十二萬五千萬的被壓迫民族解放的擔子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呢？

被開除了

這是滑稽的事，還沒有踏進學校之門，已經被開除了，事實是這樣的：

最初招生委員會本來只規定招收男生一百名，女生二十名的，但因了投考的有三千餘人，並且程度好的太多，又經過考生全體請求增加名額，所以取了二百名男生，五十名女生。誰知到了武昌，他們又改變計劃了，據說奉了上面的命令，這次招生爲的是造就各省革命的領袖人材，所以每省的數額要平均，湖南這次錄取的太多，照理需要減少三分之二。他們的分配是男生八十名，女生二十名，用覆試的方法，來淘汰其餘的一百五十名。

這消息傳到我們的耳裏，簡直像宣佈死刑似的感到絕望與悲哀！誰的眼睛都被蒙上了一塊黑布，光明的前途，又被黑暗籠罩着了！

『不行！我們絕對不能被淘汰，我們要求全體入校。』

』一位不知名的男同學，這樣首先提出來，隨即大家都附和着。

其中有二位同學，一位男同學名李任伯和一位女同學鐵大姐，所說的話最激昂慷慨。

任伯說：『這簡直是個大笑話，革命人材只嫌少，不怕多——越多越好，豈有限制多少入革命的道理？這次湖南的學生，投筆從戎的這麼踴躍，是證明他們的思想是前進的，他們有奮鬥犧牲的精神，他們對於革命，有了深刻的認識，這種現象是可喜的，樂觀的，站在革命的立場上來說，應該特別愛護這班青年，培植他們，鼓勵他們為國家努力，為整千整萬的勞苦大眾謀解放；而現在恰恰相反，政府却要制止他們革命，要他們仍然是回到學校去讀死書；名義上是說平均發展革命勢力，實際是阻礙富有革命性的青年前進，我們不能被淘汰，無論如何，我們應該全體入校的！』

一陣暴雷似的掌聲響過後，鐵大姐忽然從人叢中站起來了，她的嗓子是粗大的：『各位同學們，親愛的姊妹們！這次我們來當兵，是下了犧牲決心才來的，我們脫離了家庭來投身革命，目的在救出痛苦的羣衆和痛苦的自己；尤其我們女同學從軍，是開中國破天荒的先例，政府既然把男女女一律看待，使我們也有救命國家社會的機會，那是我們婦女們的幸福，人類的光明。大家正在歡天喜地的時候，突然得着要減少一百五十名的消息，實在太令人傷心了！女同學們，我們想想，如果真的被送回去怎樣辦呢？家庭不認我們是女兒了，學校不認我們是學生了，我們往何處去呢？大家有革命的精神，犧牲的決心，而沒有機會，沒有地方能容納我們。革命是只有向前，決無後退的，我們不願回去，每個人都要進軍校！』

他們的像鐵一般的句子，激動了每顆熱烈的心，誰也主張反對覆試，要求無條件地全體入校。於是反對覆試委員會，在五分鐘之內就組織成立了。當天下午全體整隊過江至漢口軍專委員會的唐秘書生智那裏請願，隊伍站在外

面，請願意見書由十個代表遞呈，當時得到的答覆是圓滿的，有希望的。他說立刻打電報去南京請示。同時允許幫助我們，使我們都有參加學習革命的機會。誰知三天過去了，還沒有半點消息。

第四天的上午，突然有個男同學氣喘喘地跑來高陞棧——我們女同學住的地方——說：『不好了，不好了，湖南來的同學都去覆試去了，不覆試的，一個也不能進去；還有，十個代表已經掛牌全體開除了！』

『怎麼？開除代表！那麼……我……我……』

真像半夜裏聽到一聲巨雷，我驚訝得說不出話了，雖然明明知道這次被選為代表，是為大衆的利益，並不是胡鬧，犧牲個人，我決不後悔，只是心裏總有一點莫名其妙的難過。

第二天，報上登着開除代表和湘生覆試的新聞了。當我看到謝鳴岡三個字時，我更加感到淒涼！我想這次如果當兵不成，真找不到第二條出路了！學校縱然不開除我，母親也一定要逼着我出嫁的，不但求學的前途從此斷絕，生命也會被封建社會的惡魔吞噬去了，從事革命的志願，更永遠不能實現。完了，完了，滿腔的希望，如今變成了絕望，浩渺的洞庭湖，也許將成為我的葬身之地吧？

『有辦法了，妹妹！』哥哥跑來了，快活地喊着。『從北方招來的一大批學生還沒有考試，你趕快改名，換北方籍去報名投考吧！』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同時也是危險的嘗試。如果被學校查出來，那不是『弄巧成拙』嗎？然而為了前途，為了實現自己當兵的志願，也顧不了許多了。

報名單取來了，一個人悄悄地走去報名，在姓名一項裏，我寫下了謝冰瑩三個字，其次是籍貫，我填的是北京。

『學校證明書，怎麼沒有拿來？』那位穿軍裝的辦事員，認真地問我。

『沒有，大概過二天就有了，我們來考的人很多，修

業證書在一位隊長手裏，他後天才能到。」

滿以為難關可以平安地過去了，誰知另一位站在我前面，看着我填表的辦事員說：『你是北京人嗎？為什麼說的一口湖南話？』

『是的，我是北京人，因為從小跟着父親在湖南長大，所以說那裏的話。』

『你該不是被開除了的那個代表謝鳴岡吧？』他像偵探似的，眼睜睜地望着我。

『什麼？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我力持鎮靜，但我的那顆心仍突突地很快地跳着。

好在這時候恰好來了許多個報名的，他們沒有再往下問了，否則是多麼的危險呵！

『恭喜，恭喜，你考取了第一名！』

當王君把這消息很高興地告訴我時，我總不能相信，我以為他是故意和我開玩笑，第一名也許是倒數過來第一，否則一定被學校知道而又被開除了。懷着高興而又恐懼的心情，我飛也似的跑到了發榜的地方。抬頭一看，果然自己的名字在最前面的第一個，我發出勝利的微笑來了。

——丘八，幾天之後，我就要開始丘八的生活了！哈哈！歸途中我這樣微笑着自言自語。

晚上哥哥添了菜請我喝酒，還約了他的朋友來陪，被開除了的我，還有今天的快樂，真是夢想不到的事。

入伍

我記得很清楚，是一九二六年的十一月二十五日的下午，我們搬進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的女生隊。

擠，擠，擠，大家擠在一堆，排成了高低不一的混亂隊伍，有少數同學望着那位女官長的那種神氣十足的表情，不由得格格地笑了出來。

『快，快，快點把隊伍排齊，不許笑，要編隊了。』男官長說話的態度異常莊嚴，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打了幾個冷戰。

足足站了一個鐘頭，才把我們分成三個區隊，依着身

材的高矮排成了，我是第三區隊的第三十三名，比我高大的同學很多，但還有十多個比我更小更矮的。

我拍拍一個叫做鄭梅光的肩說：『你太小了，怎麼背得起槍呢？』

『哈哈你以為自己很大嗎？不是和我一樣是個小兵。』
『不許說話！』

我們最初受到警告了，大家都把視線移向左邊來，鄭，仍然在微笑着。我低下頭來，感到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突然從裏面挑出五擔軍服，按着點名冊每人發了一身灰布棉衣，一頂帽子，一雙橡皮底鞋，一雙革鞋，二雙黑布襪子，一雙灰布裹腿布，還有一根一寸多寬的束腰帶。

東西分配好後，那位男官長（後來打聽才知道是連長）告訴我們怎樣打綁腿，怎樣束皮帶。怎樣戴帽子，怎樣敬禮。

接着他說：『你們趕快回寢室去把身上的小姐衣服脫下來，換上軍裝，從今起你們再也不是嬌滴滴的小姐，而是雄糾糾的武夫了。』

聽到這裏，大家都哈哈的大笑起來，連長這次並沒有罵，只是接着說下去：『最要緊的，你們要把臉上的胭脂水粉洗得乾乾淨淨，不要留一絲的痕跡在上面，頭髮一律剪短，最好是剃光像我們的一樣。』

『呀！』誰驚訝得叫出聲來了。

連長即刻正言厲色地改變了剛才的溫和態度。『你們首先要認清楚，到這裏不是像在文學堂似的過着浪漫的舒服的小姐生活，你們都是兵，今天開始入伍，軍人的天職是服從紀律，服從長官，整齊嚴肅，吃苦耐勞……』

我們每個人的精神都振作起來，我們將是個人伍兵了。過去的一切浪漫習慣都應該去掉得乾乾淨淨。

我們開始過一天上四點鐘學科，四點鐘術科的生活了。步槍真重，一支恐怕有三十多斤，和樹墩一樣矮的有六個，她們都沒有槍高。出操時，前面的每個人都要望着她們發笑，有時跑步，她們簡直拖不起槍來；但這只是最初幾天的現象，一星期過後，她們都變成短小精幹的前衛隊了。

奇怪，過慣了滾滾的，自由的學生生活的我們，突然來這裏過這種機械的，艱苦的，唯命是從的軍隊生活，誰也不感覺到苦，或者有什麼不舒服，更沒有人想開小差。只是在入伍期間，（要經過三個月的入伍，才算是正式兵，）每月只限定請假出外一次的規程，倒使大家覺得太嚴格了一點。

冬天，雪花飄滿了大地，在人們正在做着甜夢的時候，我們却在潔白的雪上踏上了整齊的足印；張開嘴在大聲喊着：『一——二——，二——三——四』了。

紀律

容貞，這位喜歡擦點粉，衣服穿得很整齊的女兵，她爲了沒有經過請假的手續，偷着跑出去看她的愛人，回來便被送進禁閉室，飯也不給她吃，而且第一天連一滴水都不給她喝。門口站着守崗的，雖然也是同學。但誰也不敢送東西給她吃；我們從洗臉房出來，如果跑去探望她一下，給值星官看到了，他馬上便板起臉孔說：『你們也要想進去吧，一塊兒關起來！』

她一連禁閉了三天，還沒有釋放的消息，誰都替她着急，覺得楊連長這次的處罰，未免太苛刻了一點，對於女兵，尤其是初次犯規的，應該特別原諒。我和樹蓉二個人更加難過，每次偷偷地替她送饅頭去時，總看見她的眼裏含着盈盈欲滴的淚珠。她躺在一塊硬板子上，僅僅只有一條灰色毯子，便桶也放在裏面。每天只送二碗白飯，一碗水給她吃，我跑去問連長爲什麼不給她菜吃，他回答我：『犯了紀律的人，才送進禁閉室，她現在是個犯人了，應該受這種苦的待遇，如果住的吃的都和你們一樣，那麼，誰也願意犯法了。』

『她什麼時候可以恢復自由？』

『只要她自己認錯，明天就可以放出來。』

本來的規定祇禁閉三天的，誰知容貞的個性太強，不肯認錯，所以又加了兩天，後來爲了馬桶問題，改良吃飯和鋪位等問題又和連長關過一次，連長說她是有意搗亂，所以又加了兩天。這樣一來，容貞禁閉一星期的消息傳遍

全校了，大家都提心吊胆，生怕自己也有那麼一天來到。她被釋放出來以後，臉色似乎蒼老了許多，精神也沒有以前的活潑了，大家包圍着問她：『黑房子生活的滋味怎樣？』或是『你這次是爲愛而犧牲的吧？』

初入伍的時候，我們在『軍令如山，黨紀似鐵』的紀律之下，因了請假遲歸，或者吃飯站隊時笑了一聲而被罰立正的，幾乎每天至少有兩個人。我雖然沒有住過禁閉室，但罰站却在三次以上。

說來慚愧，自己早就應該受處罰的；雖然我入的是這麼軍紀森嚴的軍事學校，我們的待遇完全和士兵一樣的，但天生成的我那種愛好藝術，愛好自由，完全和孩子一般的性情，無論如何也改不掉。自從連長有次在我的講桌裏發現有小鴨，小貓，洋娃娃，小鼓小鐺以後，他就常常罵着：『學文學的人是浪漫的，不能革命的！』

受了這一個刺激以後，不但小玩意任他沒收，而且連我從長沙帶來的幾本小說，我都丟在儲藏室的角落裏不看了，每天和眼睛接觸的盡是些農民革命問題，世界革命史，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學……等，尤其是那本步兵操典，幾乎有大半可以背得出來！

也許是江山好改，本性難移的原故吧？如何克制自己的情感，下決心要把自己鍛鍊成一個鐵一般的性格，但那種孩子氣，永遠也去不了。

還記得有次在野外演習，休息的號音一吹，我趕快丟下槍爬上一條水牛的背上玩去了。王排長氣憤憤地走來責備我的時候，我却以笑容回答他：

『排長，學校裏沒有馬給我們練習，只好騎騎牛。』

出發

我們得到一個命令，女生隊要挑選二十個出來組織宣傳隊隨軍北伐，第一個目的地是河南。

『報告連長，我要去北伐！』

『報告連長，我是北方人，正好去宣傳北方的民衆！』

『報告連長，我的身體強健，一定打勝仗的，我要參加北伐！』

楊連長的房裏簡直像被擊穿了的蜂窩，來來去去的，盡是我們的同學。

『大家不要鬧，誰都要參加北伐的，不過是遲早的問題，這次只挑選二十個身體健康，跑路很快；而能做文字宣傳，或口頭宣傳的去，其餘的以後再分幾批出發。』

每個人都希望自己有當選的希望。我高興極了，我想：我的身體很健康，又能跑快路，又能寫幾篇文章，我應該有當選的可能吧！

果然，第二天的清晨，楊連長在報告我們出發河南的名單了，第二個就是我的名字，上帝！我該沒有聽錯吧？女生隊該沒有第二個謝冰瑩吧？我喜得發狂了！

等着！等着！出發的日子還是遙遙無期，我們二十個人正在焦急得要哭的時候，突然又接到一個緊急命令，說敵軍已到了汀泗橋，要我們立刻動員應戰，否則，他們馬上就會打到武昌來了。於是當夜大隊長招集全體男女同學訓話，把我們組織成一個中央獨立師。第二天清早出發。女生同學除了留三十多個在後方做宣傳和救護的工作外，其餘的全體出發。第二天，早晨五點鐘的時候，我們已經整裝待發了。

戰爭

比我們先一天出發的男生隊，已經在汀泗橋和敵人開過火了。當火車停住時，我伸出頭來一望，猛然地看到幾個受了傷的同志，痛得在血泊裏打滾：『媽，媽呀，痛死我了！』

還有兩個是死了的，鮮血染紅了整個頭部，腦漿也迸出來了！另一個是斷了一隻手臂的，眼睛還在半開着。我們請求排長允許我們下車，去救那三個受傷的同志，同時

把那兩個死了的埋了他。

『不行，火車就要開了，前面的工作比這還緊要，這裏等一下有救護隊來抬的。』排長嚴肅的說，我的心裏，充滿了悲壯而淒涼的情緒，我開始領略到戰爭的殘酷了！

一連三天，都沒有好好地吃過飯，每天從早晨六點吃了飯，一直要到晚上八點或九點後才有吃。在行軍時間，才知道士兵的生活，真是人類中最苦，最可憐的！有時，粗糙的米，還伴着許多谷殼，每餐像嚼沙子一般不能嚥下；菜呢？更不要說了，爲了便於攜帶，老是煮了一鍋發了霉的臭豆豉，散了許多鹽在裏面，簡直鹹得不能進口。但是奇怪，當我饑餓了的時候，這些粗硬的飯和臭豆豉，竟比鷄，魚，肉還要好吃，爬進口裏，像龍珠米似的，一溜就溜到喉管裏去了。

六月是最熱的季節，汗珠像雨點一般流下，衣服像剛浸水來似的，全身都被一塊濕布裹着，走起路來，怪難受的。一雙腳像踏在火爐上一般發燒，臉上的皮，開始一層一層地脫下來。『熱呵！熱呵！』的呼聲，到處都可聽到。但誰也沒有怨恨，誰也不想向後轉，或者開小差，誰也甘願忍受目前一切的困苦艱難，而把快樂寄託在『打勝仗』的上面。

有時污池裏的水，不但供我們洗臉，洗衣，而且也供給我們做飲料；男同學還把牠當做游泳池在裏面洗澡呢。

夜間行軍

晚上八點鐘，突然接到師部的命令，第三連要開拔到距離峯口四十餘里青山坳去駐防。據密報，還有小部分殘逆躲在山坳裏，我軍今晚前進，說不定在半途就要開起火來。

『夜間行軍，自從出發以來，今天還是第一次，過慣了學校生活的你們，也許有些胆小或者吃不下這種苦的，但你們現在是士兵，是戰士了，生命都可以犧牲，自然不怕吃苦。我現在要告訴你們的是夜間行軍，爲的避免敵方注意，同時因奉緊急命令，所以要在今晚十二點之前達到

目的地。這條山路聽說非常不好走的，又不能打手電，你們要好好走，不要心慌，不要害怕，即使摔了一交也不要做聲，輕輕地爬起來就完事。各人的手要按着槍柄，免得和水壺飯盒相撞，發出叮噹噹的響聲來。記着，要大家絕對遵守鎮靜的紀律，不許開口說話，不許走得太重，脚步要輕輕地像老鼠似的……』

大家『吡』的一聲笑了出來。

『例，還沒有開步走就笑起來，這成什麼話！等下如果有人在路上笑的，他就有意擾亂，給敵人知道自己的隊伍，簡直等於通敵，那就非嚴格處分不可！』大家的笑容還掛在嘴邊沒有消失，但誰也不敢笑出聲來。

『楊連長究竟是個丘八出身，如果說脚步要輕輕地像燕子似的，那句子多麼富有詩意。』解散後，我附在光慧的耳邊這樣說着。

我們的隊伍像長蛇似的開始走動了，起初還可以聽到水壺和飯盒相碰的聲音，後來經過排長輕輕地叮噹過幾次，真的半點聲音也沒有了。有些穿了新草鞋的，從腳底下發出尖銳的聲響來，劉排長又站住了。『誰走得這麼響？』

『報告排長！沒有辦法，我穿的是雙新草鞋，今天早晨才買來的，這有節奏的聲音，是由那裏發出來的。』這是劉傳萬的聲音，他簡直在寫文章。

『不要囉哩囉蘇，再要響，把他脫光打了赤腳走！』老劉害怕打赤腳，因為刺會跑到肉裏去的，他真的駭得祇敢輕輕地像老鼠似的走了。

夜，黑暗得伸手看不到指頭，對面看不清人，天上地下黑漆的一團，更分不出東西。每個人都像如履薄冰似的，小心翼翼地走着，忽然『撲通』一聲；前面有誰掉在水裏了，隊長立刻停止。

『走！走！前面快走！』劉排長說。

『一身都是泥漿了，眼睛打不開。』跌下水去的人說。有人掉下水的消息，全連的人都知道，大家互相警戒着：『小心走呵，不要跌倒。』

我們有時上山坡，聽見底下流着聲音洪大得像瀑布一般的溪水，雖然看不見那不知若干深的巨壑，但由水聲裏可以聽得出，這裏確實是個危險的地方。

『後面小心，這裏有一個深潭，大家慢慢走，掉下去不是好玩的。』這聲音，是由走在最前面的那個發出來的。

『報告連長！打一下手電吧，前面太危險了！』誰在大胆地說着。

『不能打手電，這是很險要的地方，說不定有殘敵埋伏在那裏，慢一點走好了，千萬要靜。』

這時緊張的空氣，包圍了每一個人的身心。也許是初次經驗夜間行軍生活的原故吧，大家有一種好奇心，希望真的有敵人從深山裏鑽出來，我們倒好迎頭痛擊。而且在黑茫茫的夜裏，什麼都看不見，只聽到『拍劈！拍劈！』的槍聲，紅光爆發的炸彈，那該是多麼美麗的夜景，多麼雄壯的音樂！

深潭過去了，現在走到一處左右都是高山的地方，山像屏風似的夾住一條小路。

『拍！拍！拍！』

『停住！』連長發命令了，『聽一聽，是不是槍聲？如果前面有敵人，後面三排埋伏，前面尖兵隊預備開槍，不要慌張，沒有得到命令，不許亂開槍！』

每個人的心裏都充滿着緊張，興奮的情緒。連長又繼續着說：『不要害怕，他們是殘敵，不堪一擊的；作戰時大家要沉着，勇敢，不怕犧牲！』

空氣又恢復平靜了。假使敵人確在前面，我一定給他打擊。隊伍走得很慢，我有點不耐煩起來，連忙從一個一個的身邊擠了過去。

『幹嗎這樣向前擠？不許擾亂秩序！』班長在罵我了。

『我要到最前線打衝鋒去！』我回答他。

『撲通！』突然我的右脚踏進了水裏，幸而左脚站得穩。身子沒有倒下去。

我覺得有點害羞。

『還說衝鋒，走路都要跌倒，唉——』另一個男同

學故意輕輕地譏諷我，引得大家都笑起來了。

走着，大家寂靜地走着，在每個人的懷裏，藏着一顆追求光明，追求革命的赤心，跳躍着，燃燒着！雖然一連走了三四個鐘頭沒有休息，但誰也不敢說疲倦，誰也精神抖擻地在追趕前面的隊伍。

突然，在那遙遠的山邊，發現幾點紅光，在黑暗中照耀着，我們的目的地快到了！

『走上前去呵！曙光在前，同志們奮鬥！』

我首先放開嗓子唱着，大家都一齊唱了起來，雄壯的歌聲，衝破了黑夜的沉寂，

解散的前夜

一個月零四天的戰事，如今告了一個段落，我們是高奏凱歌回來了！雖然這次西征，犧牲了七十餘個同學，百多個教導隊的同志，然而我們獲得了好幾千枝槍，建立了革命的基礎，在每個民衆的心裏，樹下了永遠不可動搖的信念。我們最大的勝利，就是從軍閥手裏得到整千整萬認識我們，信仰我們的羣衆！革命的種子，散佈在我們到過的任何地方。勝利，我們是得着最後的勝利歸來了！

是從前綫歸來的第七天晚上，我坐在呂靜（她是女生隊的看護長）那裏談笑，告訴她關於行軍時候的生活是如何快樂有趣的時候，忽然聽到號兵在吹集合號了。

在三分鐘內，全體已經整好了隊。

大家眼巴巴地望着站在階台上的五位男女官長，他們都把頭低下來。他們在想些什麼？

楊連長開始說話了。『各位同學！』

爲什麼他今夜的聲音突然改變了呢？似乎他的聲音在顫慄，我害怕有什麼不幸的事發生。

『首先大家要鎮靜，不要慌張，要勇敢，不要害怕。』

我心裏想：難道又要我們出發嗎？那有什麼可怕呢？

我將告訴你們一個很不幸的消息，請大家聽了不要傷心！革命者受挫折，受阻礙，這是常有的事，我們應該再

接再厲，絕不可灰心的！』

他究竟要說些什麼？

『因為反動勢力太大，爲了要保存革命的實力，環境逼着我們，不能不暫時解散……』

這是晴天一聲霹靂，午夜的一顆炸彈，牠炸破了二百五十顆熱烈的心！大家都像失掉了知覺似的再也無心聽下去了，然而楊連長的聲音更悲壯地繼續響着：

『當然，這絕不是害怕，絕不是不抵抗，我們無論如何要做最後的掙扎！你們如果身體好的，可以加入十一軍，其餘各人回到自己的家裏去，暫時忍受一些，不久的將來，我們也許要過比現在更痛快，更自由的生活了！現在每人發十元錢，明天趕快拿去做衣服化裝，灰衣是不能穿的。』

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爲什麼要解散我們？我們的希望，我們的理想，難道真的只能曇花一現就消滅了嗎？

楊連長報告完了之後，接着是每個官長的沉痛的演說，她們的每句話，都是那樣深刻地烙印在我們的腦海裏。

『只要你們的信仰始終不變，只要你們時時刻刻都想到革命而犧牲，那麼，在目前如果生活沒有辦法時，就是去當軍閥的姨太太也未嘗不可以，只是你們千萬不要沉醉在物質的享樂中，而忘了自己的使命。你們總要有一天結果那萬惡的軍閥，才不愧是一個受過革命洗禮，受過軍訓政訓來的戰士，方不愧是一個有志氣，有思想的勇敢底女性！』

這些話，像一把亮晃晃的尖刀，刺進了每個人的心裏，有很多在流淚了。

整個的晚上，我們都沒有睡，就這樣大家圍坐在操坪裏呼口號，唱歌，演說，一晝鬧到天明。

女生隊雖然解散了，但她的精神，是永遠存在着的！革命的種子，散佈在中國的每一個城市，每一個農村，我永遠地堅信着：最後的勝利，終久是歸我們的！

第四章

家庭監獄

爲了便於自己裁製起見，我和樹蓉，翔霄珊珊都買了同樣的白副綢，各人做了一件沒有領子的長西裝。所謂西裝，並不是像西洋女人穿的那麼漂亮的時裝，不過沒有扣子，領子是桃形，穿起來時，只消往頭上一罩就行了。

我們的頭髮都是剪得很短的，尤其樹蓉的完全剃得像個芋頭一般，只這一點，無論我們化裝技術怎樣高明，人家一看就會知道是拿過槍桿來的女兵。還有，我們晒黑了的皮膚，和粗厚手掌，也是容易給人認出的。

『軍服脫下了，什麼時候再穿呢？』當我說這句話時，竟滴下了兩顆熱淚，樹蓉也忍不住哭起來了。

上火車了，僅僅只有鴻淒然地走來送我們。一個月前我們從這裏出發鄂西時，是多麼威風凜凜，轟轟烈烈，今天第二次離開武昌的今天，却是天色沉沉狂風怒號，淒涼，說不出的淒涼憤慨，慎滿了我們的心胸，要不是那堅強的信仰，和未來新社會的紅光在主宰我們，誘惑我們，誰願意苟延殘命呢？鐵軌上，難道不是很好的葬身之地嗎？

被母親關起來了

兩個瘦小的轎夫抬着我一步步地走近了我一別兩年的故鄉時，我的心也跟着漸漸地沉重起來。

在望見了那所我第一次見到的新屋時，好像有一種微弱而沉痛的聲音在我的耳邊響着：『這就是禁閉你的牢獄呵！』

然而我並不害怕，我是下了奮鬥的決心才回家來的，牢獄雖然建築得這般堅固，但我相信我的力一定能衝破牠的。

到家了！姊姊和嫂嫂，母親，還有許多孩子們都出來

迎接，她們的臉上都堆滿了笑容，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孩子們都扯着我的衣服問：『還認得我嗎？姑姑！』尤其最高興是白髮蕭蕭的老母親，她喜歡得連眼淚都流了出來。

『兒呀，你瘦了很多了，在外邊真苦呀！』

母親用衣袖擦眼淚時，姊姊和嫂嫂也陪着哭紅了眼睛，只有芸寶，在牽着我的手問着：『姨媽，你給我買了洋娃娃帶來沒有？』

進門，我就看到了堂屋裏擺了許多漆得紅紅綠綠，金光閃閃的各種各式的木器，我知道這就是替我預備的嫁奩；我真替母親嘆息，冤枉花了這許多錢！

午飯後，她們領我參觀新造的房子。這雖是舊式的建築，房間却很寬大，光線也十分充足，空氣不用說，在這樣水秀山青的鄉間，是最新鮮的了。

『你看，娘是多麼爲你操心呵，爲了漆這些木器，我有二個多月沒有睡了，括風的天，生怕灰塵落在金紙上，常常睡到半夜爬起來用油紙蓋上，白天又怕孩子們去弄髒了，或者麻雀飛來撒尿在上面。天天都要去監工；否則也許兩年也漆不好，現在三十多件木器都漆好了，被窩，帳子也都辦好了，只等你回來縫衣服。』母親一口氣說到這裏，我半句話也沒有回答，只是低着頭走着，她還以爲這是少女害羞的常態。

滿肚子要說的話，我竟不知從何說起，在父親還沒有回來之前，我想還是不提到解除婚約的好；母親是這樣頑固的女性，和她說，一定沒有好結果的，我忍耐着過了兩天的啞巴生活。誰也沒有料到鄉裏的消息靈通，竟比無綫電還來得快，蕭家已經知道我回來了，竹林（未婚夫蕭明的叔父）寫信來要求我家看日子接親，大哥拿信給我。

『怎麼回答他呢？』他問。

『你說等父親回來再說好了。』

可是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結婚期當在不遠，我如果

不趕快進行解除婚約的工作，那就來不及了。

事情真湊巧，剛剛這天晚上父親回來了，看了竹林的信，他立刻找我談話，並問我結婚究竟定在什麼時候好。

『這次我是專爲此事回來的，爸爸，我前次寫回來的信，想必你老還記得很清楚，我和蕭明是絕對不能結合的！他與我不但沒有半點愛情，簡直連感情都沒有，他的思想，興趣，都不和我相同，他的個性，我完全不了解，怎麼好同他結成夫妻呢？』

『你不願和他結合，難道你想離婚嗎？』父親一開口就拍起桌來大罵。

『是的，我是爲解除婚約才回來的。』我從容地回答。

『嗚！你想解除婚約嗎？除非你永世不歸來，現在既回到了家裏，還想逃婚嗎？不怕你有天大的本領，也逃不出我的掌中。』母親做着要打的姿勢；父親也氣得遠遠地跑開了。我知道這時不能再繼續談下去，便退到寢室裏來給他們寫了一封五千多字，說明爲什麼要解除婚約的信。

第二天父親看了之後，不但不爲信中的話所感動，反而嚴厲地責備起來：

『在你信上，你要解除婚約的理由，最大的有兩個：（一）沒有愛情，（二）思想不同。現在我來答覆你：第一，愛情只有夫婦間才有的，愛情的發生，是在兩人結婚之後，絕對沒有在結婚之前，現在你還沒有和他結婚，當然沒有愛情。第二『思想』兩個字，只能用之於革命同志，而不能用於夫婦之間，試問，你和他是結成夫婦，組織一個『夫唱婦隨』的美滿家庭，去傳宗接後，能夠支持中饋，就是個模範的賢妻良母，你又不是去和他革命，要思想相同幹什麼？』

『爸爸，要結婚後才能發生愛情，那只是你的戀愛哲學，那只是封建社會獨有的怪現象。在現在，男女二人，一定要經過情感的進化，才能達到結婚的目的，最初由認

識而成朋友，由朋友的情感，進到戀愛的階段，愛情達到最高點時，兩人就結合而成永久的伴侶，這就是所謂夫婦。至於思想一致，更屬重要了！朋友兩人的思想不同，尚且不能成為朋友，何況夫婦乃是一生的快樂與幸福的創造者，如果思想不同，各走各的路，愛情立刻會破裂的。況且現代的結婚，絕不是像封建時代一般，牠的目的僅僅在組織一個家庭；現代的婚姻，兩個人結合了，並不是只求自我的享樂，主要的在兩人同為社會服務。因此他們不但是夫婦，同時也應該是摯愛的朋友，忠實的同志；蕭明的思想是與我相反的，根本就失掉了和他結婚的第一個條件。』

『哼！思想？女人要那種危險的革命思想幹什麼？不過你是受過幾年師範教育來的，將來結婚後就允許你在鄉間當一個小學教師好了，我相信他決不會阻止你的。』

『快不要和他辯論了！』母親大嚷起來：『這東西簡直不是人，父母大於天，豈敢和我們做對！學校不知是什麼魔窟，凡是進去的人，都像着了魔一般，回來鬧着離婚，祇要是父母代定的婚姻，不論好歹，都要離婚。』

『那當然，父母怎麼知道兒女需要什麼樣的妻子或丈夫呢？婚姻是人生的一件終身大事，當然要由自己做主，才能選擇到好的！』

我知道這幾句話，會引起他們的痛罵，但如果不說出來，我的腦子將要脹破了。

『快不要丟醜了，一個閩女，也能選擇丈夫的嗎？蕭家的名聲很好，他的伯父會做過省議會的議員，在縣裏極有名望，全家都在外邊讀書，你的婆家送到我家來的禮物也不少了，前年你的未婚夫，又親自跑來替我拜壽，如果你現在做出這樣的醜事來，叫我如何對得起他們！俗語說：「好馬不吃回頭草，好女不嫁二夫郎。」你還記得烈女傳的故事嗎？』

『哼！烈女傳她還讀嗎？』父親打又着說：『她只看

些什麼自由戀愛這一類的小說，什麼誰家少女爲婚姻自由而自殺，誰家兒郎爲反對舊禮教而與家庭破裂這一類的報紙，她受了這些報紙小說的影響，所以也回來反對父母，反對禮教了！』

『笑話！禮教也敢反對的嗎？』母親越來越威風了，『牠是數千年來聖人立下的，難道你是個女孩子，也敢反對禮教嗎？唉！你也不想想，貞節牌坊是如何樹立的呀！人家十二歲的女孩子就知道守節，而你們這些講自由的人，恐怕一年嫁二十四個，還沒有丈夫過年！』

現在我更加知道和她講道理，是絕對沒有用的，惟一的辦法是和他誓死奮鬥，下個不達到解除婚約，誓不甘心的決心。

太陽暖融融地照着，可是我的心是淒涼的！

遠遠地一個穿白長衫的男人向我走來，仔細一看，知道這是大哥。他問我一個人在這裏想什麼心事，我把剛才那幕滑稽劇全盤告訴了他。遲疑了很久，他皺着眉頭憂鬱地說：『你不應敢回來的，既到了家裏，我想……』

『你想什麼？難道要我犧牲，真的和蕭明結婚嗎？』

『我……我是這個意思。』

『不！我絕對不能和他結婚，我要奮鬥到底！』

『母親比歷史上古今中外任何專制帝王還要厲害可怕，你記得我爲了沒有得到她的同意帶你嫂嫂去益陽，回來時，她說我犯了「逆親順妻」的罪，罰我跪了兩小時，頭上還頂着一大盆水。還有，你二哥，三哥和你姐姐的婚姻，都是痛苦到了極點的，但誰也不敢提出離婚的話來，你雖然比我們都勇敢，但你恐怕只能在外面打仗，而不能回家來革命的吧？』大哥笑起來了。但我嚴肅的回答他：

『大哥，你不要諷刺我，不要估計我的力量太小，老實告訴你，我是早已知道回家就會被禁閉起來的，但我如果不將婚約解除，我在外邊將永久不能和人結合，蕭家無

論什麼時候都可持着婚書來找我搗亂；爲了免除麻煩，爲了我要正式向封建社會宣戰，我一定堅持到底！』

『我要回去了，萬一給母親知道我們在這裏談話，還以爲我和你聯絡的。』可憐的大哥，每分鐘都在東張西望地注意，看有沒有人望到了他。

『好吧，你只管回去，我不願連累你以及其他任何人。』

『好的，祝你孤軍奮鬥成功！』他仍然帶着諷譏的笑容走了。

我獨自在田隴間徘徊了很多時候才回家。我沒有吃晚飯，爲的是不敢看父母親的兩副冷鐵一般的面孔。黃昏剛過去，我就躺下床睡了。

從今天起，我開始過着監獄似的生活了！

在鄉間，晚上過了八點鐘，就靜寂得像死一般，幽暗的漫漫長夜。但家裏的人今天特別睡得遲，也許是大家在議論我的事。月亮爬上了中天，淡淡的光輝射在我的帳子上，一隻蚊子在嗡嗡地叫着，除了這微弱聲音在打破夜之沉寂外，我幾乎懷疑我已躺在闐然無聞的墳墓中了。

翻來覆去地想着，我的問題，絕對不能和平解決的，父母已與我處在絕對相反的地位，我不能屈服，他更不肯讓步，不肯放棄做父母的威權。他們要貫徹『父要子亡，不得不亡』的封建社會的法律。

——自殺，倒是個最好的辦法，忍受一刹那的苦痛，解除了一生的煩惱，憂愁。與其將活躍躍的生命付與別人去宰割，不如痛快地死在自己手裏；生命是我的，當然我有權利來處理，死是我最後的安息，也是我最後的勝利！

我似乎覺得除了『死』再找不出第二條出路了，昨天我還以爲父親會同情我，會因我那封一字一淚的信而感動，可是今天的事實，證明了他是和母親站在一條戰線上的。他的強硬，冷酷的態度，那裏是過去用皮袍裹着我睡覺最痛愛我的爸爸呢？我這時完全明白了情感是什麼東西，在與自己的利益有衝突時，兒女不認父母爲父母，父母更

不認兒女爲兒女，各人都爲着自己的環境，自己的利益，自己的思想而鬭爭。

——死？難道你的真的只有死路可走嗎？爲什麼不想想自己的前途，自己的志願？你常常責備自殺的太沒有勇氣，太懦弱，太不中用；求生，是一切生物的底人，不努力的，況一個有萬物之靈，具有創造社會的一切聰明底人，即使真的力求生存，而真的去尋死嗎？你雖然這樣渺小，社會嗎？對得起供給你吃飯，供給你穿衣穿，供給你受教育的勞動者嗎？你不想想，你是受過革命洗禮來的，你是一位兵士，你曾經上過火綫，在槍林彈雨中做殺敵救同志的工作，你會曾經宣誓，要爲全世界被壓迫的勞苦羣衆解放而奮鬥；你會否認自己是個懦弱無能的普通女子，而是個有血性，有勇氣，意志堅強的人！你是反抗一切不合理的舊制度底戰士……現在難道你真的忘記了自己的任務嗎？死，就是表示你的失敗，禮教的勝利。建封社會，這殺人不見血的惡魔，每天都張開着血嘴，在吞吃這些沒有勇氣奮鬥的青年，你也甘願給牠吞下去嗎？而且，你應該更進一步想，自殺是多麼愚笨的事呵，你死了，舊社會少了一個叛徒，就省掉了一顆子彈，即使你沒有勇氣拿着槍，跑上戰場去衝鋒殺敵，也應該作一點給敵人殺掉你的革命工作。無論如何，『被殺』總比『自殺』來得偉大，來得有價值！『生』與『死』的鬭爭，整整地在腦海中交戰了一夜，最後，還是『生』得着了勝利。

第二天的晚上，我仍然沒有睡覺，眼瞪瞪地望到月亮從黑雲裏掙扎出來，又從光明的地方鑽回去。

深夜，打開窗子放進風來。從前綫歸來，因受了濕氣而浮腫潰爛的脚，痛得非常厲害，我整晚地呻吟哭泣，母親連叫我一聲都沒有。唉！現在我真的是被棄的孩子了！回想以前我有病時，她整日整夜地陪着我，殷勤地看護我，現在呢？即使我死在床上，她也來不過問的。

月亮照着我的淚珠，滴在枕頭上，這一顆顆亮晶晶的淚珠呵，你跳到我母親的心裏去吧，月亮，你將我悲苦的

消瘦的影子，照到我母親的眼裏去吧！她爲什麼變得這樣殘忍，這樣冷酷呢？她是真的睡覺了，還是故意不理我呢？

大哥走了以後，每天期待着他的來信，可是一個月過去了，還是音信杳然。一切只有自己靠自己了。

現在在外面寄給我的書信，統統要經過父親的檢查，發出去的更比監獄裏還要查得嚴格，那封託大哥帶到縣裏去發給孫伏園先生的信，幸而他藏在帽子底下，否則一定會被查出沒收的。這樣不自由的生活，怎麼過得下去呢？

翔的妹妹青青，是一個十二歲的，活潑而聰明的孩子，她在我和翔之間，做了許多令我們永遠不能忘記的事。她做我們的『交通』母親累次罵她是密探或者間諜。她替我們傳話，但每次都要經過母親很久的盤問與搜查後，才允許她進我的房裏來。

有一天，突然我被母親從『監牢』裏叫出來，原來又是青青來了，我一眼望到了她，精神爲之一振。『你姐姐好嗎？』『當然囉，她比你好！』

正在母親聽了這話大發雷霆的當兒，她使一個眼色在地上，隨即鬆開了脚，讓我見到被她踏黑了的紙團。我怎樣拿到手呢？正在此時，忽然來了一個人會母親，他和那人談話去了，我就立刻拾了紙團，回到房裏去看。條子上是這麼簡單的幾個字：『這種生活再不能忍受了，我們決定逃走吧！』

這是一個使我憤恨，苦痛得幾乎要自殺的消息：表弟告訴我，每次我寄給朋友們的信，都到了父親的手裏了！

我比囚犯還不如了，他們尚且有通信的自由權。我心裏忿怒到了極點，我暈倒在姊姊的床上，他以為我得了什麼急症，嚇得手忙腳亂，我那時只知道用拳頭拚命地捶我的胸部，恨不得幾拳就把我的心捶個粉碎，讓鮮血流了出來，給狠心的父母看看。

『不要哭了吧，妹妹。你即使哭斷了腸子，他們也不會把信退還你的。』倒是姊姊這句話喚醒了我的愚笨。

他們既以高壓的手段對付我，我也以同樣的手段來回

答他們吧！逃奔的計劃早就有了的，可是什麼時候實行？翔也被禁閉着，不能來看我，要逃走，我們兩人非同時動作不可的，不預先商量好，怎麼行呢？

慘痛的惡耗

一個雨天的黃昏，姨媽偷偷地送來了一封二哥給我的信，還沒有打開，我的心就突突地跳個不住，我知道這是個不祥的預兆。果然，信紙上畫着幾個大大的字，二哥死在南京了。

天！一星期前，剛剛收到他的來信，難道真的死了嗎？我不知那時的生活是怎樣過去的，我失去了靈魂，失去了生的興趣，再也沒有奮鬥的勇氣了，我整天都想死，都想到黃泉之下去尋找痛愛我的二哥。

我們雖然有五兄妹，但感情和我最好的要算二哥。我在小學讀書時，他就介紹新的小說給我看；寫了很多有趣味的白話信給我；他極力誘導我走上了文學之路，那時他在山西進山中學教課；薪水並不多，但每年他至少要寄二十或三十元來給我買書。

二哥之死，在我的生命史上，是最傷心的一頁，我的心深深地劃上了無數血淋淋的傷痕。

我知道二哥的死，是封建社會逼死他的，我要報仇，我要將萬惡的封建社會，打個落花流水。

晚上，我吹熄了燈，靜靜地坐着候他的幽靈歸來！可是，一夜，二夜，十夜……在我的流淚與嘆息中過去了；房子裏靜悄悄地並沒有看見他的影子歸來。

我希望幾隻小鳥和二哥飛去青島，飛去烟台，最美麗的樹林裏去，我們要飛到海的盡頭，天的頂點去，那是多麼廣闊無限的世界呵，任我們翱翔，任我們遊歷。

二哥的死，父親幾乎到了心痛欲絕的地步，母親也暈倒過兩次，但他一面在每天哭泣二哥之死，擦乾眼淚時，又在為我預備嫁奩。我以為她有了二哥的教訓擺在面前，或者她從此減輕對我的壓迫，甚至允許我解除婚約也未可知，豈知她仍舊固執着她的主張。

第五章

逃 奔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我和翔假託燒香拜觀音菩薩的名義，來到朝陽庵了。這天恰是所謂觀音菩薩的第三個生日，母親是特別信仰觀世音的。只要我真的說一句去燒香的話，她一定允許的。雖然聰明的她，生怕我借故和翔去商量什麼秘密計劃。但是她的自信力特別強，以為無論我怎樣厲害，總是逃不出她的手掌的。

我和翔是完全爲了商量逃走的問題，才來到朝陽庵的。我們也提着籃子，裏面盛了些線香，木香和紙錠。木香上面寫着『信女謝鳴岡叩還觀音大士保香一炷』等字。

我們跪在地上叩了四個頭，匆忙地把香燒完了之後，就想跑到山頂上去商量我們逃走的計劃。誰知又被那些拜佛的女人拉住了，要我們替她們寫木香上的字，好容易寫完了。才有機會給我們溜開。

在一處古柏樹最多的山坳裏，我們膝頭緊靠着膝頭地坐着，枯黃的樹葉隨着秋風在天空中飛舞，哀怨的蟬聲，似哭泣一般地叫着，山林顯得很是淒涼。

我對她說，我早已打定注意，就是最近走吧！什麼都不要帶，只要逃出了虎口，『我們即使沿門托鉢，或者替人家當丫頭，也比較現在的生活要痛快些！即使活活地餓死在異鄉，我也願意的。』

我們決定約定個確實的日子，和相會的地點及時間，出發時不要在一塊，免得有被別人看出的危險。剛談到這裏，母親着人來找我們了。兩個人藏着滿腔未說完的話，又只好回到黑暗的牢獄中。

我的計劃，不久將實現，我對姊姊她們談話時我告訴她們我是怎樣了解母親的愛我，以後我要守本分地過生活。我信仰父母大於天。這些話初傳進她們的耳裏時，總帶着懷疑的態度問我：『你們讀書的，也相信菩薩嗎？』

『要不是讀書的人信菩薩，爲什麼寫出一大本一大本的佛經給你們天天唸呢？』

以後母親看見我幫着她收拾箱子裏的衣服，繩線，布疋，刺繡……等等，居然什麼事都要和我商量了：

『衣服，就隨你的意思去做吧，只要你喜歡什麼樣式，就叫裁縫怎麼做好了。不過你不要縫得太短，鄉裏人太不開通；還有些綢緞，我是替你保留了十幾二十年的，都給你做衣服吧！至於紅的緞子，除了給你做被窩外還留有一些，將來等你生了孩子後。再替外孫做花帽子。』

我想告訴她：『媽，你不要做夢了！』但爲了要實現我的計劃，我沒有說。

有時在寂靜的午夜，我想着他們的悲哀。父親是最愛二哥和我兩人的，而現在二哥是死了，我呢？將比二哥更使他們傷心，他們真是像含泥砌巢的燕子一般，——『燕子含泥空費力，養大毛兒各自飛。』母親教給我兒時的歌曲，如今是做了她自身的寫照了。不過這是沒有辦法的，人生就是整個的屬於社會的，『父母的兒子』底時代早已過去了，社會的進化，時代的洪流，已隔開了父與子的關係，這決不是人類的感情起了什麼變化。

第一次逃奔

這是十月十八日的那天，裔吾叔母請我和父母親三人去吃早飯，這半年來無論誰來邀我出去，母親總是拒絕的，不知怎的，這次竟答應了。但爲了這天中午，自己家裏也要請客，她要辦菜，沒有工夫去，只好要三嫂陪了我去，名義上是陪，實際上是監服我的言語行動。

我第一眼望到的是翔，坐在已經擺好了杯筷的桌子上，我歡喜得幾乎要流淚了。

這天主人是請一個新娘子，酒席有三桌，女的占了三

分之二。我和翔像平時一般地玩皮，不住的找新娘子開玩笑，但隔壁有位老太太告訴她說：『新娘子，你不要胆小，她們兩位也快要做新娘了，你就告訴她們一些做新娘子應當知道的常識吧！』

酒席很豐富，本來鄉下普通請客，只有六大碗的，但這天却有八碗，大家吃得歡天喜地，有說有笑的。

誰也沒料到在一剎那間，會發生一件鬧動鄉間的新聞。

我在翔的腿上用力捻了一下，就算『開步走』的信號。

酒，滿杯滿杯地篩着。菜，一碗一碗的出着。

突然我用手按着肚子，彎下了腰，並且喊了起來，表現着我不能忍耐的痛苦。同席的人都放下了筷子，呆呆的望着我。

『不要緊，我因為昨夜受了涼，剛才又多吃了些東西，所以肚子脹得痛，對不起，我等一下最來陪諸位。』

假託去廁所的名義，我退了席，翔也陪我走了出來。我們真的一同跑進了廁所。

『走吧，是時候了！』我說。

我們一溜就溜到後面的山坡上，二隻惡狗汪汪的叫着趕來。從破爛的屋子裏，走出一個中年婦人來，她凝視着我們，惟恐她看出了我們的秘密，我故意現着從容的態度，慢慢的走着，像散步似的；但內心裏却像火燒眉毛一般地着急。

『翔，放開步走吧！那女人已經進屋裏去了。』

恐怖，充滿了我們的每個細胞，我們改走了一條田徑很狹的小路，兩隻腳像車輪一般地向前滾着，兩個飛跑的影子映在清澈的水田中，汗珠如雨點一般地流下來，兩人都走得氣喘喘地，像一匹駝了千斤重擔子的駱駝一般疲勞，但絕不敢有一秒鐘的休息或遲緩。

一座一座的山，一排一排的田，在我們兩邊飛奔過去。

『再會吧，黑暗的牢獄！充滿了封建臭氣的故鄉！』

但我們達到江邊，正在匆忙地和一個船老板講船價錢時，忽然發現了我的母親就站在我們的後面，二個輪夫正在用衣袖擦着額上的汗。

『沒有希望了！』我的內心怎樣的叫喊起來。

母親真有超人的政治手腕。當她看到許多人正在臨近的伙舖吃着午飯，所以一點也不露出怒容，反而笑嘻嘻地向船老板及旁觀的人解釋：

『她們倆真是未來的女博士，爲了急於要出外讀書，簡直一天都不能等，天沒有下雨，船怎麼好開呢？』

『船是可以開的，不過水小一點。』船老板當然希望做了這筆生意。

『水小，船當然走得很慢，』母親繼續着說：『與其在路上耽擱日子，不如在家裏好好的等候幾天。』

『年輕的人是性急的。你老人家是來趕她們回去的嗎？』另一個老年人這樣誠懇地問母親。

『是的，我想留她多吃幾只肥雞才走，船老板，對不起，天老爺下了雨，再來做你的生意吧！』

我們逃走的事，傳遍了整個鄉間，整個的藍田。

『那兩個傢伙的膽量可真不小，居然敢在白天，而且走三桌人圍着的席上偷着逃走！』

『女人敢這樣自由運動，真是無法無天！』

『唉！唉！糟了，糟了！世界真正變了！「黃花女」也敢做出逃奔的醜事來，還成什麼話！』

現在的生活，更不自由更痛苦了！朋友們寄給我的信件或雜誌，通通被母親付之一炬，青青再也不敢來傳消息了，甚至連同住在一家的姊姊，嫂嫂，姨母們，母親也禁止來會我。

晚上從小小的窗子裏望去，蔚藍的天，嵌着白玉似的月亮，遠遠地送過來幾聲驚人的犬吠，我懷疑着，也許這就是我的幽靈在遊行。

第二次奔逃

在一個細雨霏霏的黑夜，我又做了第二次的逃奔者。這天，母親因爲清理我的衣箱，累得太疲倦，很早就睡覺

了，聽到她呼呼的鼾聲，我忽然又起了奔逃的念頭。但右邊的門是鎖得緊緊的，左邊的是通母親房裏。窗口更釘着一根一根的粗大木頭，加以又有堆積着一丈多高的礮石在阻礙着，最妥當的辦法，我決定只有開通母親房裏的門，假借口渴要吃茶的名義跑了出去。幸運得很，起來開門的是父親，他沒有想到在這冷雨淒淒的深夜裏，會發生一件他意想不到的陰謀，他摸着開了門後又躺下了。

我忽然聽到三嫂的女兒在啼哭，就悄悄地走去叩她的門，問孩子是不是飢餓得太厲害了？她很驚訝我半夜三更，怎麼能夠跑出來，我告訴她是得到了母親的允許的，她才敢開了門讓我進去。

『今晚我就在你這裏睡了吧，剛才我做了一個惡夢，一個入睡，怪可怕的。』我哀求她。

『不可能，如果母親知道了，會罵死我的，還是點了燈送你回去吧。』

『一切有我自己擔當，你放心好了。』我說完後，我就躺下了。

幾分鐘後，母親來到三嫂房裏尋找我了，她用燈向我的臉上照了很久，然後大聲地叫着：『起來，過那邊睡去！』

『媽，不要喊醒她吧，橫豎在這兒睡一晚，沒有關係的。』三嫂聽到我的鼾聲，以為我真的睡覺了，就這樣說。

『好，如果她明天不見了，就只找你要人！』

『笑話，同在一個床上，失掉了一個人，還成什麼話！』

雨，越下越大了，整個的天空，是黑漆漆的。為孩子而受許多辛苦的她，早已熟睡得像泥人一般了。靜稍稍地，我爬了起來，開了通後面山路的房門，忽然我家的那隻黑狗汪汪的大叫了幾聲，狗認識是主人，也就停止了吠聲。

我走上了一條小路，我決定這次不經過藍田了，當我一想到什麼山上都有挖煤礦的人，我又害怕了。

雨，稍為停止了，空中忽然現出一道灰白色的光輝來，也許真是上帝賜給我的一線光明吧？

山路是這樣的崎嶇，加之雨後泥濘不堪，更難行走，

我已經跌倒四次了，滿身都是黃泥，臉也弄髒了。我狂奔着，像有無數萬敵人，在後面追我一般。我從山上滾到一條小溪裏去了，臉部和手，都被荆棘刺破。全身已經濕透，現在我真的變成一個泥血模糊的野鬼了。

遠遠地望去，似乎有點紅光在閃動，起初，我以為是流星，但漆黑的天空，決沒有星星出現的道理，然而紅光越閃越近，越來越大了。

我迅速地站了起來，可是腿是沉重的，週身像發瘧疾似的不住地顫抖，我索性又坐了下去，閉上了眼睛。

當我睜開眼睛向前仰視時，忽然發現二個高大的鬼影，站在離我不遠的溪澗上，有一個高高將火舉起來大聲喊着：

『喂，你看，在那裏，在那裏！』

『鬼，鬼，鬼！』我大聲地叫喊着。

『我們是人不是鬼，你不用害怕，和我們回去吧，你媽媽很關心你深夜受了驚呢。』

他們兩個人把我拖回了家。

我發現前面還有一條黑狗，這一條小黑狗把我追上了。

家裏所有的人，除了小孩，通通都起來了，堂屋裏的禱燈也點着了，亮晶晶地像過新年似的熱鬧。

母親兇惡的臉孔，比閻王還可怕，可憐的三嫂，眼皮紅腫的呆望着我發抖，我用感激與悲哀的眼光回答了牠。

第三次奔逃

距結婚的日子，只差二十天了，蕭家去了好幾個電報催促蕭明即刻回家，但他接到了我那封發給他的哀的美敦書，所以不敢回來。兩家的父母都很着急，尤其母親簡直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白天行坐不安，飯也吃不下，連最愛的酒也不喝了，晚上更是通宵失眠，不是咒罵我，便是找父親埋怨，說他不該送我讀書去，否則她早已做了外婆。

嫁粧，和一切的日用品，都準備好了，在父親面前，我已好幾次告訴過他：

『即使硬把我抬到蕭家去，也只有兩個前途給你看到：不是自殺，便是逃走。』

這些話父親也會對母親講過，他現在相信我的確不會和蕭明結合的，但母親堅持着她的見解：

『自殺？她是故意恐嚇你的。逃走？她嫁過去，一個人守着這許多東西，就會捨不得離開了，而且女人只要到了男人手裏，無論她怎樣強悍，也會像小羔羊一般溫柔的。假若蕭明是聰明的，待她好一點，我怕她永遠也不想往外面跑了。』

我又逃奔了！這次我化裝着像一個中年的農婦。這回來趕我回去的，不是兇惡的母親，也不是強壯的農夫，而是穿着紳士長衫，搖搖擺擺走着的大哥和姊夫。當他們在一間店門口，攔住我時，我就立刻從懷裏取出早就預備好了的刺刀架在自己的頸項上，向他們說：『這次如果你們再把我拖回去，我就立刻死在你們的面前！』

大哥連忙從我手裏把刀子奪過去，架在他自己的頸項上說：『如果你這次回去還受虐待，不許你出來，你可以用這刀子殺了我！』

『而且也殺了我吧，』姐夫又從大哥的手裏奪過了刀子來，『兩條性命，總可抵你一條吧。』

我再也不願入他們的圈套。他們唯一的對付方法就是要那兩個預先僱好了的壯丁，用武力壓我回去！

終於又被他們拉回去了。這次母親半句話也不說，父親用氣得發抖的眼光望着我，我不覺低下頭來。她們見了我這種農婦的裝束，誰也不敢笑出聲來，只有芸寶問：『媽，姨母爲什麼穿這樣的醜衣服？』姐姐忙搖手不叫她作聲。

三天以後，媒婆坐着轎子來催親了。

『新郎回來了，恭喜恭喜！』

全家都忙得像戰場上打仗的兵士一般，姊姊和三嫂常常偷偷的跑來我房裏流淚，嘆息，她們的內心充滿了恐怖和憂愁，那一幕意想不到的悲劇，會發生在洞房花燭之夕的。

家庭中的人都來恭賀我，說着什麼『菩薩保佑你』的話，但我回答她們一聲：『我自己也快要做菩薩了。』

鄉村中的每個人都在等着看一幕又喜又悲的趣劇。一個怪物——叛逆的女娃，做了他們茶餘酒後的話題。

第四次奔逃

以下我所取的行動，並不是爲了怕社會的批評，也不是爲了怕社會的驚奇，而實是爲了母親。我覺得我的行爲實在使她太難堪了；我擬想給她一些暫時的安慰。我很知道在革命的當中，宗旨只在達到最後的目的，至於所用是怎樣的方法，那是無關緊要的。

因此，我居然做新娘了！現在我迴想起這件事，我覺得當時的情形實在很滑稽，而並不是什麼痛苦的屈辱，如我一向所想像的一般。

我詛咒這農村的太過於荒僻，因爲這裏沒有照相館。我那天戴了鳳冠，兜了紅巾，坐了花轎的樣子，如果拍上照片，在現在拿出來看看，那將是何等的有趣啊！

我的頭髮使我的母親費了許多手術。我雖然已經把頭髮留了半年，但還遮不住我的前額。我家中那天請翔的母親來替我開臉，她用兩根棉線絞去了我臉上的毫毛，她替我梳頭髮，搽上許多油，使頭髮光亮。繼而又替我修眉毛，然後打開粉和胭脂盒子。

『這些都是用不着的。讓我保持着本色的面容吧，』我鄭重地向她說，並且很不客氣地把她的手推開去。

『新娘出嫁的一天，都應該如此粧飾的，』她說，『這是習俗啊。並且像你這樣的標緻，倘若再搽上一些脂粉，那末旁人必當你是一位天女下凡了。哈哈！』

我知道她這話實在有些譏笑我的意思，因爲自從進了軍隊之後，我的皮膚已晒成了棕色，面頰上並且已經長出雀斑。她的意思是要把我打扮成一個戲台上的嫦娥。這使我太難堪了，因此我堅決拒絕。這一次，母親居然很體諒我，她就說：『不必了，聽她的便吧。』

我家的鄉村離開蕭家約有三十里路，中間有許多小山和農村。我的嫁粧用八個人抬着。再加上轎夫和音樂隊，行列當中差不多共有一百五十多個人，一路上吹吹打打的十分熱鬧，我坐在花轎裏邊，輕輕地撩起紅巾，用掛在我頸子上的一面小鏡，照一照我自己的怪相，覺得樣子真可笑極了。我腳上的兵士式草鞋已經換了一雙繡花的紅鞋，我那握鎗的手已經戴上了金戒子和金手鐲。

最難受的時刻大概就算是那天的晚上了。如果他是不講理的或野蠻的，那末這天晚上無疑的必會發生不幸的事情。我心裏早在算計，如果他真的不講理，或有野蠻舉動，那是我決計不忍受的。一個女子的貞節當然不能斷送在一個她所不愛的人手裏。我決計抵抗。我情願拚命，決不屈服。

此後要想逃走，自然較為煩難，但我終要時刻留意，覓機脫身的。我自己算計，只要我能夠運用我的智力，有着意旨力和膽力，那末我總有一天會達到目的。我如果有膽力，大約決不至於失敗。因此，當旁人都以為我已經服從了舊禮教時，決料不到我已經在暗地裏作第四次逃奔的打算了。

我的花轎快到蕭家的門前時，爆竹的聲音更多更響。我極力地自己鎮靜，但我的心依舊免不了突突的跳個不停。

一個穿着新衣的婦人走來把我攙出了轎子，先到媒人的女兒華珠的房中去休息，以便蕭家可以做行禮的預備。

到了晚上，新房裏邊已擠滿了鬧新房的客人。當中除了兩個女孩兒之外，其餘完全是男客，一半是蕭家的親戚，一半是蕭明的同學。我起初是呆若木雞一般聽任他們取笑。但他們後來竟越來越討厭了，我忍不住向他們說了一番話，他們聽了，自己覺得沒趣，便逐個的溜了出去，到夜半時，新房裏邊的客人已走光了。最後的一位客人是由蕭明扮着笑臉，硬推出去的。

我把油燈的芯子拈低一些，使房裏邊變成昏暗。我移身坐在快要熄滅的火爐旁邊，默默地看着蕭明的憂慮神色。

他輕輕地從房門首走回來。我低着頭呆看着爐中的火光。他加了一些煤，走過來坐在我的旁邊。

『今天你太辛苦了，我很過意不去。』他說，『但在玩固的家庭裏邊，這是沒有辦法的啊。』他說時，聲氣很抑鬱，還有些顫抖。我這時倒有些可憐他。

『凡是可以使觀衆興奮的把戲總是值得做的。』我回答。

『你以爲今天所演的是一齣悲劇呢？還是一齣喜劇呢？』他問。

『從你那方面說起來是一齣悲劇，但在我的一方則是一齣喜劇。』

『這話怎講？難道你依舊想要逃走嗎？』

『很對不起，我們不妨沉住氣開誠佈公地討論一下子。我們應當決定怎樣結束這次的傀儡戲。』我這樣說。

雙方默不作聲，直待過了十分鐘，我方對他詳細的解釋沒有愛情的婚姻是如何不合。他表同情地點着頭，但在我說完之後，他即堅決地說：

『或許你之所以不愛我者，是因為我沒有和你同去從軍的原故。但我從小就很愛你，不論你怎樣冷待我，我總是永遠愛你的。』

『愛情是不能強迫的，』我說，『你不能強迫一對沒有愛情的男女結婚，也不能強行拆散一對相愛的男女。你儘可以違着自己的意思愛着我，而我也可以違着自己的意思不愛你。我不能阻止你的愛我，正如你的不能硬勸我愛你。爲雙方的前途打算，我們不如爽爽快快的結束了這一次的婚姻。你可以另娶一位合於理想的太太，則她必能幫助你設起一個美滿的家庭；而我也可以嫁一個合於理想的丈夫，以求終身的快樂。我以爲這是於雙方，並且也是於國家最有利的辦法。請千萬不要固執，因而毀滅了雙方的前途。』

我們討論了整整的一夜，有許多女人立在門外想偷聽我們的說話，但因我們是用着一種長沙土語相談，所以她們完全聽不懂。

第二夜，我們繼續討論，所以又整夜沒有睡覺。

他的母親說他太癡，不應該整兩夜的談個不停。『她既然已經坐着花轎進了蕭家的門，她已生死是蕭家的人了。你是她的丈夫，何必更有什麼顧忌呢？她難道敢不服從嗎？只有死貓才會放過在他嘴邊經過的老鼠的。』

說句公平的話，蕭明實是一個好人；他很能體諒別人。他深知我的性情，思想和決心，他很知道如果用強硬手段，則這件事將更爲棘手，更加難於解決。

但他說：『嗚啊！你爲什麼這般硬心腸？我不是強盜，也不是畜生，我決不會傷害你的。請你相信我吧！我必會很留意地保全你的名譽和你的前途。你難道竟不能對我表示些些的愛情嗎？不論這愛情是出於可憐我，或竟是假意的，或竟是暫時的，我都願意接受。』說着，他的眼淚已經掛下來，但我雖是心裏有些可憐他，然而我已打定了主意，決不被他的眼淚所動。

『愛情不能爲了憐憫而施與，也不能出於虛假。』我回說：『你可以算作我的一個好友，但我們二人的關係不能超過這種朋友的限度。我不能犧牲我的理想；我不能做你的太太。如果你企望有一個快樂的家庭，則你應趕緊結束目下這件事，另外去娶一位太太！』

他的眼淚淌得更厲害了。我把一方手帕授給他，他擦去眼淚之後，依舊還給了我。這是一幕悲劇，但我沒有把它變成喜劇的能力。

『倘若我們早把這次結合在事前取消，則目前就不至於如此的難堪了。』他說，『但現在婚禮已經行過，大家都已經知道。你的父親還沒有走。如果我們竟在此時離婚，叫我怎生去見這些人呢？何況我的父母是決不會答應的。新媳婦剛剛娶進門，便逃跑了，這叫他們又怎樣有臉去見人呢？再則這也將損壞你父母和你自己的名譽的。我們豈不能作一次嘗試嗎？我們何妨一同試過下去，等到萬萬過不下去的時節，再作商量。』

我聽了這番話，心裏開始對他發生一種憎惡的意念。他所說的『家聲』和『顏面』無非是把握原已不很牢固的封建遺物罷了。我立刻打定主意不再和他作無謂的辯論。我暗想爲了要達到自己的目的，只好對他不起，用手腕來對付他了。因此我即回答：『很好，目前姑且丟開，待日後再說吧。』

第三天，父親已經預備動身。他早已得悉我們兩夜沒有睡覺，但他依舊假裝着不知道，走到我的房裏邊，向我說：

『你千萬不可再鬧什麼花樣了。你應該從此安分守己的過下去。明年我可以替你想法子，介紹你到大同的女學校裏邊去當教員。』

隨後又對蕭明說：『我曉得你的脾氣比她好，凡事不要和她一般見識。』

這一夜，我實在疲倦得耐不住了。我攤開了一床綠的棉被，和衣睡了，留出一床紅的棉被給蕭明。但我依舊很留心地注意着他的舉動。不料他倒很體諒我，很尊重我的自由，並沒有什麼粗暴的舉動。我很感激他，不過一方面以為他是理應如此的。其實呢，他的溫柔另有一種用意。他知道我在此六個月中，因了三次逃森的企圖，已受了不少的痛苦，因此，深怕逼迫過度或許會造成什麼悲慘的結果。

長沙接連來了兩封電報，催他回去。照他母親的意思，很想從此不讓他出門，但他也知道住在家裏邊無非是增加痛苦，他還希望離開了我之後，我或許會有一天自己去找他的，這真是可笑的夢想啊！但由這上面也可以知道他對於想要挽回我的心是何等的努力。

在他動身那一天晚上，他向我說：『我尊重你的自由，我此次也無非爲了家庭的壓迫，不能不回來做這一齣戲文。從此以後，你終可以自由行動，但我愛你之心始終不渝。』

我本想和他同去的，但他的母親恐怕我在半途逃走，不許我去，我知道這時節表示服從，於我較爲有利，因此我就決計住在家裏，在表面上做了一個孝順媳婦。

這時的家庭生活，不像我起初所想像的那麼容易。當他動身之前，他曾暗地關照他母親嚴密守視我的行動。這位老太太表面上是很仁慈的，但實際上比母親好不了多少，藉着爲了我寂寞的理由，僱了一個小大姊同我睡。有時，我翻來覆去的睡不着，想開門出去看看月光，才知道房門已被反鎖上了。於是我再度嘗到家庭監獄的滋味。

蕭家雖很有錢，但也同我的家裏一般，只僱着一個男僕，而並沒有女僕。所以一切家庭工作都須我們親自動手。幸而我從小已經學會的，所以這時並不覺得怎樣的煩難。

我澈底改變了我的生活方式，極力模仿着鄉下人的樣子。我幫着餵飼豬和雞，掃地並揩抹桌椅；但只是不會生火。老太太並沒有罵過我。有時，她看見我在洗碗盥時，她還向我說：

『這件事是你在學堂裏沒有學過的。放下吧。你還是新嫗子嚟，你即使一件事也不做，旁人也不會批評你的。』

一個短短的星期很平順地過去了。媒人每天走來和老太太閒談，有時她很得意地故意大聲說：『我不是早已告訴過你嗎？一個姑娘在出嫁後自會變得柔順的。你看哪，這位新娘會讀書，會打仗，並且也會做家事。你不知前世在菩薩面前燒了多少香，方能娶到這樣一位好媳婦的。』

『這都是出於你之所賜，我真料想不到她竟會做家庭工作的。』老太太回說。

從此，我在蕭家獲得了很好的名譽，他們一家之中，老老小小都很喜歡我，都很信任我，已經消失了我或許會有過激舉動的恐懼。我的房門已不再反鎖了，小大姊也不再陪我同睡了，我知道我逃走的机会已經來到。

當我正在躊躇怎樣逃法時，我接到了父親給我的一封信，裏邊附着一封大同女學校校長請我去擔任第六級教師的聘書。這使我快活得連全身的毛孔裏邊都有了笑容。我立刻拿着這封信去告訴公婆。

『大同離這裏很近，我可以時常回來看望你們二老。我此後已有了每年二百四十塊錢的進益，我至少能夠省下一百二十塊錢，以供你們二老的菽水。因此我特地來請示，可否准我前去。』

『怎麼說？』婆婆說，『蕭明會反對嗎？』

『他怎麼會反對呢？教書是一件高尚事情，而且又是在鳴岡的母校裏邊，今天她的父親特地差人送這封信來，我們怎樣可以反對呢。』公公却這樣說。

他倆毫不疑惑地答應了我，這時我真想不出用什麼言詞謝謝他們。

這天是一個春天的早晨，天氣晴朗。我把行李剛收拾好時，有許多個兒童定來看着我問我：『嬸嬸，你幾時回來啊？』玩皮的華珠蓬着頭走過來，問了我一句我所不願意聽的話：『嬸嬸，你不會再逃跑，而必會回來的吧？』

『呆話！』我喊着：『我每月要回來兩次哩。』

婆婆沒有聽見我們對談的說話；她正忙着在那裏替我煮路菜，雞子和青豆。

『婆婆，再會吧！』我在跨進轎子的時節向她說。我

的語聲很柔和，我看見她用衣袖在那裏擦眼淚。

『可憐的老太太，你從此不會再見你的名義上的媳婦了！』我心裏說。我也有一些別離時的感慨，但五分鐘後，我的臉上又佈滿了希望的笑容了。

最後一次的逃奔終於得着了勝利，那時我一點也不慌張，在翠柳依依的堤岸上散步似的慢慢的走着，嘴裏輕輕地哼着沒有韻的調子：

永別了我的故鄉！

美麗的故鄉呵，

有翠綠的青山，

有潺潺的流水，

杏桃如畫，

垂柳如絲。

美麗的故鄉呵，

會陶醉了我幼時的心靈，

葬送了我寶貴的青春。

到現在，只剩得心坎上的血痕深深！

封建社會的猛虎，

想要吞沒這顆黑暗中的明星。

奮鬥呀！

只有奮鬥才能得到最後的成功！

永別了我的故鄉！

第六章

飄 流

好像有上帝故意在捉弄我，要我嘗盡人間的苦味，剛剛從家庭的監獄逃了出來，如今却又踏進了真的監獄之門了。

爲了被關在籠子裏的翔，要我寄幾本可看的書給她，以消遣那些漫長的苦痛的日子，我拿着一包已封好的書，直向郵局走去，突然前面來了一個很面熟的青年。

『嗚，那裏去？』

他是艾斯，一個武漢時代的伙伴。我們就站在入車擁擠的八角亭談起話來，他告訴我和他同來的還有莫林，現住在新安棧，他極希望我去談談，要我同他一起到客棧裏，就這樣我夾着書走去了。

這簡直是在做夢似的。我們被捕了。

我和莫林，艾斯三個人被鉄鍊鎖着送到警備司令部去，路上擠滿了看熱鬧的人，孩子們竟唱着『的打打，的打打，的的的——殺殺』的聲音；一個老太婆嘆息着說：『又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

我們被鎖在監牢裏了。這是小小的二間，他們二人同在一房，我被送到一間又臭又黑比他們小一倍的房子裏，『洞』的一聲，笨重的鎖落上了。

晚上十點鐘的時候，好幾個持了手鎗的警兵走了進來，看守開了鎖，領我到法官那裏去審問。

法官是一個年約四十多歲的人，有一口日本人的八字鬍子，看樣子像忠厚，可是理智告訴我，忠厚的人就不會當法官。

他問了我的姓名，年齡，職業，籍貫後，就問：『你是什麼時候加入共產黨的？你們的機關在那裏？你擔任什麼工作？』

『什麼？你的話我完全不懂？我是一個師範生。』

他聽了我的回答，狡滑地哼了一聲：『你沒有加入嗎？爲什麼有這些赤化書？』

『書是書局裏買來的，難道賣書的也是共產黨嗎？』

『趕快認出來，立刻就釋放你，否則明天就會槍斃的。』
『橫堅這時候我的生命掌握在你的手裏，你要槍斃，有什麼辦法呢？』我乾脆地回答。

『你不犯法，誰敢亂殺你。』

『我並沒有犯法！』

『證據真確，還敢抵賴嗎？打！』

粗大的木棍落在我的腿上，我撲到在地上。

『你究竟招不招，否則就灌辣椒水。』

我知道這是一種極殘酷刑罰，用紅辣椒末放在開水裏，從鼻孔裏灌進去，使受刑者痛得七孔流血，非到你招認出來不停止。很多不是政治犯的青年，被他們抓去拷問，爲了怕痛就故意首先承認共產黨，結果冤枉地犧牲了生命。

『趕快說，用不着考慮，難道你真要受刑嗎？』

『我什麼多不知道，你要我從那裏招起？』

那位書記在簿上寫了些什麼，法官說了一聲：『帶她回去，等下再給她苦吃！』

當我經過他們的牢房時，莫林連忙將頭靠近鉄門問我：『你做了些什麼？』我正想回答時，槍柄已落在我肩上。

他們是兩次分開了傳去的；不知道有句什麼話，兩人的口供不一樣，於是事情就變得嚴重了。看守和一個查夜的在談論關於他們的事：『法官說，他們中間有一個重要分子，明早就要槍斃。』

這是第四次的審問了，據說因了我們的供辭太倔強，又在艾斯的箱子裏抄出來一些有反動嫌疑的信件，三個人又是南腔北調，各人說着一口家鄉話，因此他們一口說我們是反動分子，應該處以極刑的。

法官詳細的問起我的家庭狀況，當我說出父親的名字時，他大大的吃了一驚，原來他在父親那裏讀過四年書，我們的生命就在這一綫意外的曙光中得救了。

他寫封信給住在北門外的大哥，而且飭一個勤務兵送去。第二天早上三點多鐘的時候，大哥和他的岳丈龔先生倉皇地跑到獄中來了，大哥自然板起了面孔，大大地罵了

我一頓，冀老先生却慈祥地安慰我說：『不要着急，無論如何，我們要救你出來的。』

『還有兩個朋友呢。』但大哥帶着譏諷的口吻說：『既來這裏，就安心一點吧，鐵窗生活的滋味，是不容易嘗到的。』

他們進去會法官去了，我叫艾斯莫林不要難過：『我們有得救的希望了！』

『法官是你父親的學生，你自然有希望，只是我們，恐怕……』艾斯淒然地說。

『死就死，有什麼關係呢？』莫林有些不高興他的傷感。

兩個鐘頭以後，大哥又來了，他告訴我，現在只要找到殷實的舖保就可以釋放了。

『還有他們兩個呢？』我迫切地問。

『那就知道了，我又不認識他們，我怎樣冒味替他們說話？』

這幾句話他故意說得很大，有意使他們聽到。

『不！如果釋放我一個人，我一定陪他們坐牢。』我說。

『爲什麼？』

『他們是因了我那幾本書而被捕的，實際上是我連累他們，爲什麼我能夠釋放，而他們不能呢？』

我知道這理由是正大光明的，而且大哥爲了我，他們不能不管他們；法官呢，他既然是我父親的學生，當然也不好把我怎樣，還好，恰在這時，艾斯的朋友也得到了消息來保釋他們了。

第四天，三個人都得到了自由。在獄中三天，每人僅僅吃了一碗麵，花去二塊錢，這麵的滋味，比海參魚翅還鮮美。

自從獄中出來以後，便沒有機會再看到他們了。後來我聽說他們走的時候非常狼狽淒涼，而且又軋心我要被家裏趕回去了。

小學教員

『好了，現在機會來了，張先生是省立第五中學的校長，他要找個附小的國文教師，我已將你介紹給他，他因爲是父親的學生，所以很願意幫助你，明天你就收拾行李

和他一同去衡陽好了。』大哥對我說。

我聽了這話是多麼快樂呀！

我一來是爲了要獨立生活，二來也是一時逼着沒有路可走，才去當教書匠，過那可憐的粉筆生涯。不過我並不難過，因爲我已得到了用金錢買不到的教訓和經驗。

起初校長介紹我和那位小學部的主事認識時，我便看出了他對我的印象不好，因爲他想不到張先生會請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先生來，本來社會一般人的心裏，都以爲年輕人是只會搗亂的，自然他也不能例外。

我的寢室就在教室的隔壁，這是六年二期和五年二期的合級教室，正是我教的那班。一夜沒有好睡，我只是害怕着明天的到來。雖然孩子們是我所最愛的，但這時我已完全忘記他們了，我只是自問着爲什麼我不能像別人一樣去升學，而來這裏吃粉筆灰？『有什麼能力和資格做孩子們的老師呢？』我又自己懷疑起自己來了。

可怕的日子終於到來了，校長先生就告訴我這次我擔任的是級任，每天舉行朝會時一定要到場訓話，監督學生。遇到我值日的那天，更要負責早晚點名，查寢室，教室，寫教務日誌，而且那天整天不能離開辦公室，學生之間，如發生糾紛，他們需要什麼，都要我來解決的。我很留心地聽着他的話，但心裏却在想，這事情太麻煩了，我不能過這種生活，但有什麼法子可以逃避呢？

開朝會時，我像木偶一般站在操場上，叫子已經吹了，孩子們一個個都在傾聽那位值日教員的報告，但是奇怪，突然他們的小眼睛都緊緊地釘住了我！這使我頓時感到難爲情起來，臉部像火燒着一般，於是我掉轉頭望到別的地方去。不對，校長要我行朝會時監督學生的，於是我又回過頭來。

呀！更可怕了，三百多雙眼睛通在注視着我，而且連我的頭髮有多少根，他們好像都數清了。

又是一聲叫子吹，整齊的步伐開始同到教室裏去，我盲目地跟着了五六年級的學生，走進了教室。踏上講台，

我的臉就紅了，這是我感覺到的，因為我燒得厲害。

『同學們，我是初從師範出來的大孩子，其實我並沒有畢業，因為去當兵，還差一年，就犧牲那張討飯吃的文憑了。以我的年齡來說，實在不配做你們的先生，不過我可以做你們一個很忠實的朋友，有什麼不知道的事情，我們大家共同研究，共同討論，因此我希望你們都以同學待我，不要當我做先生。』

我這樣誠懇地說了之後，孩子們都望着我微笑。從這時起，我便做了孩子的老師，做了生活的奴隸了！窮困的鎖練就緊緊地纏住了我！

還好，雖然教書剝奪了我讀書的時間，可是精神上得到了另一種安慰。孩子們的一舉一動，都是可愛的，天真的，他們的心是多麼純潔而坦白呵！

不幸的事發生了，那是我到學校的第三個月。原來全校的教員，原本都是男的，只有我是女的，而又特別年輕，教的又是高年級，自然有點令他們不服，特別是那位主事先生。

一天晚上，那位主事來到我的房間裏，本來我想下逐客令的，但他已經坐在椅子上了。

『黃先生，有何貴幹？我這樣堆滿着勉強的笑容問他。』

『沒有什麼，隨便談談。』

『對不起，我這裏是不招待男賓的。』

『哈哈！那麼，我就走吧。』虧他還能夠張開嘴笑，『先生學問高深，教授法又很好，學生得益很多，只是自己犧牲太大了！』

我故意像傻子似的，假裝不懂。『犧牲？一點也沒有！何況我得到了工作的代價，即使沒有，為社會盡義務，也是應該的！』

『好說，好說，像先生這樣少年英俊的人，正好深造，前途真未可限量！』

他在繞着灣子說話。但我都直截了當地告訴他：『是的，本來我要去升學，只因為張先生「垂青」，一定找來貴校教課，情在世交，不能拒絕，只好受命，不過暑期

一到，我就要走的，謝謝先生關心！」

話是有點酸溜溜的味道，但我的心却輕了許多。

他走後，我又去校長那裏閒談了很久，原來主事的一位親戚正待解決飯碗問題，因此他希望我快些走；而我也實在忍受不住了。爲了窒人的空氣太使我不能呼吸，爲了我不會和用手段的搶飯碗的人鬥爭，爲了我可憐那位比我更可憐的人，我決心走了！

我在離我教的那班學生畢業前的十天，我靜悄悄地走了，可是，奇怪，他們都知道，一個個跑來送行。

『後會有期，祝你們努力！』我也眼睛紅了，說不出更多的話，最後便深深地望了他們一眼，便踏上了旅途。

還有一個月的薪水還沒有拿到，我身邊只帶着二十元紙洋，就這樣匆匆地離開了衡陽。

一雙腳剛剛踏進社會之門，就受到一個這麼大的打擊，我明白了社會的黑暗，人心的可怕！呵，虛偽，笑裏藏刀的虛偽，是多麼的可怕呵！由於這次的事，使我深深地了解在舊勢力籠罩着的中國社會，女子是不能立足的！這是給我的好教訓，不論在我的前面有多少磨難和痛苦，我不能逃避現實去過隱居的生活，我更不能投降在舊勢力之下！去吧，地球是這麼大，只要我能奮鬥，什麼地方沒有我的出路呢？

第七章 饑餓與戀愛

孫伏園勸我進大學去唸書。這時他正擔任着『現代月刊』的編輯。學校裏經他去說項之後，特許我減繳學費，他並願意替我代付膳宿費。

我這時渴望能去唸書，但又不願意旁人擔負我的學費，我寧可先找些工作做做，待積下一些錢之後，再去唸書，我想求伏園薦我到工廠裏去當女工，但他回報我：『工廠裏邊的人一個也不認識。』

『那末不拘什麼地方我都肯去工作的。即如倒垃圾或揩地板我也能做。』

『那末就在我這裏做工吧！夜裏你還可以寫作一些文字。哈哈，一個摩登的了頭！』

他還以為我是在說笑話，所以他也笑了一番，依舊低着頭去寫他的東西。

我因為找不到工作，心裏很氣悶，幸而錢先生介紹我到文藝學校裏去。他說：『這學校裏邊的主任和許多教員都是革命分子。你以一個女兵的資格，可以補一個免費學額，你可以抽空寫幾篇文字，賣出錢來付你的膳宿和書籍費。』於是我就大膽地入了文科的二年級。

宿舍裏邊，我們那間房是預備八個人住的，但因為尚在假期之內，所以只有我一個人住在裏邊。

在這間乾淨，光亮，滿晒着太陽的臥室裏邊，我對於生活幾乎已感到十分滿意。在我想到以前的家庭監獄時，我還不禁要寒慄。我這時好像是在夢中，時刻懷疑着母親不知道會不會走來逼我重新回到家裏去。

我開始和貧窮搏鬥。在起初的兩天中，我一共只吃了四個燒餅，但是夜裏邊，我倒有着儘量讀書的機會。

第三天的晚上，我正靠在床上讀一本革命文學，忽然有一個穿黑衣服的女子走了進來，說是校長的太太命她住到我這間房裏來的。她的相貌長得很好，不過臉上血色不足，在燈光底下看去，正好似一個蠟像。她戴着黑框的眼鏡，身上的衣服很摩登。

她的名字叫做曼曼，她告訴我她一生的經過說：『我

的父親和哥哥都在杭州做大官，家裏的生活很舒服。我進了高中後，就加入革命工作。當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時，我任着杭州婦女協會的會長。政局變更之後，他們擬把我驅逐，因此我就事先走避出來。我從小就由父母許配給一個官家子弟，未婚夫是一個衲袴，所以我決計要解除這個婚約。

『我逃奔了，打定主意不再回杭州。幸而那年的革命居然成功，否則我也許就解除不了那個婚約的。』

我聽她講述過去的經歷，正和我同病相憐，覺得她正是我的同志，所以喜極了，抱住了她。從此我們便成爲密友。

一星期很快樂地過去了，校裏又來了三個帶着四川口音的女子，她們的衣飾，看了令人搖頭，所穿的旗袍異常狹小，還滾上綠色的鑲邊，十分土氣；她們的臉上，每人至小塗上四兩的花粉和胭脂，腳上所穿的皮鞋，鞋跟至少有三寸高。她們一走進來之後，便要我們搬到後面的房裏去，把這間大房間讓給她們住。曼曼和我都不願意，但是校長太太袒護着她們，因此我們不能不讓了，便勉強搬到後面那間狹小而又黑暗的房間裏去，以求彼此安逸。

學校開學了，我們五個人坐在同桌吃飯。我和她們時常發生口角。她們從來不到課堂裏去上課，每天只是穿着鮮艷的衣服，在校場上閒走，或去看電影。逢着天雨，她們便開起留聲機，在房間裏跳舞。吃飯的時節，她們從不知道等待我們下課同吃，她們自管先吃，等到我們去吃時，差不多已經碗都空，只剩下一些冷湯和冷飯了。這使曼曼非常氣憤，會當面罵她們是強盜。

有一天我坐在洋台上面，聽到她們談論着我，聽見她們當中的一個說：『她窮得連一件好好的衣服都沒有，又何必到學校裏來唸書，還不如去做叫化吧！她這般的骯髒，怎樣可以同我們坐在一桌上吃飯呢？』

我聽了也不禁勃然發怒，但是曼曼勸我不必和她們計較。從此之後，我們便改在臥室裏邊吃飯。

以下，我遇到了一件爲時雖很短促，但也是很令人不快的事情。

艾斯，莫林，和齊都是我民十五軍事學校裏邊的同

學，因為大家都愛好文學，所以成為好友。三人之中，艾斯的年齡最大，齊最小。莫林最和氣，他常常寫幾篇文章發表，常被推為各種集會的主席。艾斯所研究的是神話故事，他有着許多青年的朋友。齊是一個詩人，他很少說話，態度很莊重，常現着抑鬱的神色。

三人和我都很對勁，我也把他們都當作弟兄一般。記得有一次我們談到各人的前途時，我說：『待北伐成功之後，我們應當打定主意不嫁不娶，組成一個兄弟姊妹的大家庭，平時大家分頭工作，到了星期日則齊集在一處歡聚一天。』這呢，也不過是我們當時的一種痴想，自然是不會實現的。

自從離校之後，我們各奔前程。在我被母親所監禁時，艾斯曾冒着危險來探望過我一次。後來，我們又在長沙因事一同入獄，這次連莫林也在其內。三人之中，艾斯追求我最熱烈。齊也常和我通信，不過我以為他起初並不會對我發生什麼愛情。他在軍隊中的時節，曾做了許多首極好的詩給我，並把他的一本日記寄給我看。他不論走到那裏，看見花草時，必採一片葉子或一瓣花，附在信裏邊寄給我。他的日記本子，所寫的字小如芝麻，但寫得很為端正。

現在，齊差不多每天必來看望我，這時我真想不到日後我會使他感到十分的憂苦。他的情緒太高了——不，他始終相信『愛情高於一切』的假說，他好像已經到了沒有愛情便不能生活的地步，但是我則一心專注於學問和社會工作。我已立誓不陷入情網，因為我還有工作要做。不過理智是理智，而情感又另是一件事情，我竟和齊相戀了。

齊對我表示非常熱烈的愛情，不過他始終沒有向我問過：『你可愛我嗎？』那句話。他的家裏很窮，他的父親早故，他現在須贍養四口人。他很肯耐勞苦，這是我所很欽佩的，可惜我也無力幫助他。他的詩已打動了我的心。艾斯一向和他住在一起，自從得知我和齊已經相戀之後，他非常痛恨。有一天清晨，我去探望齊，艾斯也在那裏，他始終默不作聲，怒目注視着我們。我覺得情形不對，便離開他們，想回學校。不料艾斯竟從後面追上來，拉住了我的手臂，憤憤地問我：

『你為什麼愛上了齊？你當然知道這是不能的！如果你背棄了我，哼！我定要殺死你。我愛你已經這麼長久，

不料你竟會變心的。看你怎能逃過我的手掌……』

以下的話我簡直聽都不要聽。愛情是不能製造的，也是不能威迫人放棄的；一個人都可以自由愛其所愛，無論那個沒有干涉的權利。我知道他的內心確已受了創痛，但這是他自找的，他不能以這個為理由而像一個瘋子一般來和我糾纏。這時，有一輛黃包車走過，我便跳上去，叫拉車的快走。但艾斯竟拉住車子，怒目看着我，好似要把我吞下去一般。『你沒有給我一個明白的答覆，我決不讓你走。』他大聲說。

『答覆什麼？』

『我要你起個誓。從此你只愛我。不再愛齊！』

『呸！什麼人都不愛。我只愛我自己！』我說。

這是所能安慰他的惟一句話。他十分失望地放了手，眼望我所坐的車子向學校拉去。

我非常煩惱，深怕艾斯或會做出極端的舉動如：殺人或自殺之類的可怕事情。我決計放棄齊，勸他離開上海，雖然我心裏是不願意的。從此之後，我將專心讀書，但一方面依舊保持着和艾斯的友誼。我不願意使他不快樂，但也不願意鼓勵他對我的愛情。

傍晚的時節，齊竟像事先已經約好的來到我的臥室裏邊。我便把早晨艾斯攔住車子那件事，和我的打算告訴了他。他沉思了片刻，便堅決地說：『我決意離開此地，以免你受窘。我將乘火車到南京，再轉船到漢口去。』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心頭如同刀刺，半天才拚出了一句：『我心底裏必永遠愛着你，現在我們雖是突然別離，但不要爲了這個傷心。』

有人從樓梯上來了，我們疑心是艾斯，齊匆匆避去。我立在洋台上望着他的背影，直到他走過路燈隱沒於黑暗中。

當天的夜裏，齊並沒是動身，我們的朋友麗琳後來告訴我，那晚齊直等了我一夜，渴望我去和他再會一次面，因爲我沒有去，非常失望，竟喝得大醉。

第二天早晨，我被曼曼喚醒，睜開眼時，看見艾斯掛着眼淚，跪在我的床前，他的手中拿着他自己所畫的一幅圖，上面畫着一個罪人跪在十字架的面前，向一個剪髮的少女懺悔。這幅圖的意義是很顯明的。

我連衣服都來不及穿；我叫他不要這樣獸，叫他快快立起來，以免遺笑於人。他也不願曼曼在旁，求我饒恕他，必須等我說了『我饒恕你了』這句話，方肯立起來。我洗過臉之後，他請求我同他去閒步談談。他一再求我饒恕。我極力安慰他，因為我深怕他或許會因此發狂。過了一會，他底緊張的情緒才漸漸的平了下去。

自從齊離開上海之後，起初我的心頭上很覺放不下他。他在經過南京，九江，蕪湖時，都有信寄給我，所有的信裏邊都充滿着寂寞的感傷，使我讀了非常難受。我極願把我所有的愛情獻給他，極願意盡我的力量幫助他。我們雖是彼此遠離着，但精神上似乎一天親近一天，因此我對艾斯自然漸漸的冷淡，使他非常傷心。他曾向曼曼探問我的情形，曼曼同他說：『冰好似對於戀愛已經有些害怕；她現在一天到晚專心於學問，我勸你必須抑制一些，不要再去使她煩惱。』我至今還忘不了艾斯，我頗覺得奇怪，像這樣熱烈的人居然也會被理智所剋服。因為有一天，他突然跑來向我說：『冰，我們都還年輕，似乎還不必急急於講戀愛。我知道你正在熱心求學，所以我已決計在明天動身赴天津。』我突然感覺到寂寞。我真想不到他竟會如此決絕的。那晚上我到船上去送行，我們談了一整夜。他似乎腦筋裏還留着一些愛的希望，但我明知我和他只有友誼的可能。

北平

我之能夠到北平女子師範學校裏去唸書，完全是我三哥的力量，這是我所極感謝的。替我打算一切，並使我能夠脫離流浪生活者，完全是我這位三哥。

我很明白當時他的感想是怎樣的。這時節，文藝學校裏邊的學生已多數被捕入獄。學校也被軍閥所封閉；法租界的電車工人正在罷工。每個人的行動，稍有一些不謹慎，便會遇到危險，三哥深怕我再惹出什麼禍事來，所以力勸我即刻離開上海。我起初還倔強着不肯走，雖然這時節我已窮得隔四天才吃一頓飯，隔天才吃幾個燒餅充饑。我寧可在上海的馬路上喝西北風，而不願受他的資助。我這種倔強態度使他非常憤怒，有一個時期中，竟至彼此不通

一信。但我倒覺得更快活了，一個人能自由，能不受拘束，那是何等的暢快啊！我把社會當作一個學校，只要肯用功研究，是很可以從而獲得學問的，我又何必進什麼學校呢？

後來，三哥再度開導我，勸我還是到北京去爲上，我竟被他說服了。曼曼說：『你這個人真古怪，有這般的讀書好機會，爲什麼不願意去呢？』

最後，我聽從了三哥的勸告，跨上了輪船到北平去。這時齊已回上海，便與我同行。我記得我動身的那天正是五月一日勞働紀念節日。

我在北平進了學校之後，起初六個月中，生活極爲安靜。學校中的學費是免繳的，膳宿費和書籍費等是由三哥所供給的。有一天，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竟買了一件袍子送給我，袍子並不很厚，但比了我在上海過冬的那件破袍子自然是和暖了多多。

說起了齊，真是令人可恨可歎。我的一個快樂的生活剛剛萌芽，不料又被這個人從半腰裏走出來，將它毀滅了。你破壞了我們的愛情，也破壞了我們的快樂，但我也不能來怪你，我只恨上天怎樣會把兩個性情完全不相合的人結合起來，以致造成這樣一個痛心的結果。

因爲齊不能諒解我，不肯信任我，所以我決計和他分離，他那種憂鬱的性情和我的爽快脾氣是永遠不能融洽的。

無論情勢怎樣的困難，我實在不能不和他決絕了，這件事的發生是在小孩未生的半年之前。

某一個夏天的晚上，小孩出世才二十天，我接到了一張明信片。

明信片上只有寥寥幾個字是：『我下獄了，請你設法救我。』確是齊的親筆。不是上面蓋着監獄的圖章，我還當他是有意作弄我咧。

他又爲了什麼事入獄的呢？我到天津僅僅四天，已經鬧出禍來，叫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曾請他暫時留居北平，以便幫同照料小孩，但他急於到天津去找工作。現在，工作沒有找到，倒反而跌進監牢去了。

同晚上，我一個朋友從天津來，告訴我這件意外事的經過：『這完全是運氣不好。他剛在一家書店裏，拿了一

本書在那裏閱書，正值警察爲了旁的事去搜查這家書店，竟不問情由把他和書店老板一起抓了去。』

我一步一步向那高大而陰暗的監獄走去，心裏突突地跳個不住，我能夠想像到裏邊是怎樣的陰沉悽慘。

我和他見面了，大家好一會說不出話來。

我現在所探視的是我舊日的一個愛人，我們如若沒有半年以前分居那件事，那末眼前也不至於如此的痛苦，而我也可以照顧他，每天來探望他了。

『這件案子可能請一位律師設法取保嗎？』我問。

『但那裏去籌三百塊錢呢？』

我們的談話僅僅是那麼兩句。

我費了許多事想去請一位律師，但終沒有成功。金錢，金錢，可恨的金錢！都是你在那裏作祟啊。

命運似乎一路在那裏和我作對。三哥須回長沙去教書了，因爲進益減少，已再不能繼續補助我了。這在我是一個很重的打擊，我似乎只好輟學了。我即使能夠靠着替雜誌和報紙寫幾篇文章，拿稿費來應付膳宿費，書籍費，和衣服費，還是無濟於事，因爲我還須維持齊的家庭和撫養我的孩子。

有兩個朋友，因爲看見我實在窮的可憐，特地把他們的位置讓給了我。因此，我便在一家中學裏邊當教師，束修是每小時一元，另又在一家小學裏邊擔任功課，束修是每小時七角五分。我除了須改課卷九十五本，並自己讀書之外，每週須上課十二小時。古語雖說得好：『教學相長』，但我並不以爲然，我總覺得犧牲了自己的學業去教別人，在我實是一種絕大的損失，而改課卷那件事又使我費去不少的時間，以致每天夜裏到了十二點鐘還不得睡覺。

我時常做夜不眠，但居然還能支持，這使我自己也覺得奇怪。有一天的夜裏，電燈忽然熄滅了，我去開總電鈕時，不幸微觸了一次電，幸而還好，不大厲害，但我不得不在洋臘燭下繼續做我的工作。我每晚的工作程序是：十二點之前修改課卷，十二點之後，在四周已經寂靜時，寫文章。

我的文章，因爲語氣過於急烈，各大報館都拒絕採用。我有一個朋友，他是某日報的編輯，常向我說：『你爲什麼不寫一些語氣和平的文字？爲什麼不寫一些不要提到

革命的文章？難道這是不能的嗎？』

『不要和我說笑話，』我回答，『我是離了革命便不能過日子的。』

只有一張小型報紙很歡迎我的著作，但酬報極微，每千字只有半元，好得稿費付得尚稱爽快。我會用過許多筆名如：子英，老鄉婦，英子，和麗娜，但從來沒有用過冰瑩的本名。我的稿費收入有時一個月可達十五元，再加上束修，也有四十多塊錢，但車錢已經去了七八元；我又須僱一個老媽子照看孩子，此外我隔些日子又須到天津去探望齊。

昭仁，雲賢，和我合住着一間房，我們每天都在學校的餐堂裏吃飯，我們的胃口都很好，但身邊的錢時常不夠，因此有時便不得不用欺騙的方法了。我們吃飯大都是現付錢的，但偶爾也可以欠帳。我的一生之中，這時節的飯量最大，每餐須吃飯三大碗，再加兩個麥餅，每餐總是在吃完之後，即叫廚房開帳。

『幾碗飯？』他必先問。

『一共五碗，另加稀飯兩碗。』

『哼！三個人只吃這一些嗎？』廚房每是起疑地問着。

『什麼話？難道我們會騙你嗎？』我們每裝出發怒的樣子向他說。他看見我們憤憤的神氣。似乎覺得是冤枉了我們，總是低着頭轉身走去。這種多吃少報的事情大概很多，因為有一天，我們看見飯桶旁邊已經有一個人守着，當我們去添飯時，他很客氣地把飯碗從我們的手中拿了過去。

『嚇！廚房太調皮了。明天我必去買隻更大的飯碗來。』照仁說。我們聽了，笑得嘴裏的飯噴了一桌子。

有一次，我已積欠了廚房七塊錢，他見面便向我討帳，我被他討得怕了，竟至不敢到餐堂去吃飯，接連四天我只買些甜薯和麥餅充飢。

大除夕，我避到一個朋友的家裏邊去躲債。我回到學校裏時雲賢告訴我，廚房已來找過幾十趟，他甚至向錢媽索取我的衣箱做押頭，幸由錢媽擔保我必會償付，他才離去的。其實呢，衣箱裏邊也不過是幾件破舊衣服和一些書籍紙張。

大雪已經鋪滿了地面。學校裏邊的客室中時常是坐滿着西裝的青年，手裏提着跑冰鞋，等待他們的女友一同到

公園裏去跑冰。我呢，總是縮了頸頭，裹着書卷在飄飄的大雪中等候電車。有時電車也停開了，我只好踏着雪步行。夜裏其餘的女學生大都坐在水汀爐的旁邊，有些替她們的愛人結絨衫，有些打瞌睡，一面開着留聲機。至於我呢，吃幾粒炒豆，喝一杯白開水，自以為另有一種樂趣。

待衆人都已安睡，四面寂靜時，惟一的聲響便是我的筆在紙上嗖嗖的寫字聲，一張寫了，又是一張，因為我是靠寫作過生的，自然不得不像沙漠中負着重載的駱駝一般努力向前。

齊每月必有兩張明信片寄給我，他總是說獄中的飯食怎樣的粗糲，求我多送一些小菜進去，並說每次送去的食物，都是和同監的犯人共享的。他又求我帶幾本書給他。他也很記掛孩子，求我好好的看顧她。

從北平到天津的火車，票價須三塊多錢，再加上旅館宿費和飯錢，帶去給齊的麵包，白煮雞蛋，和鹽小菜等，我每去一次必須花十幾塊錢，這在我是很吃力的，因此我須先一星期便節省起來。我減省自己的飯食，只吃了些甜薯或麥餅充飢，有時我到了天津之後，總是步行，以省車錢。

『他是你的什麼人？』監獄中的管理員常要問我，『爲什麼你每次來看望他時必要哭泣？』

『他是我的哥哥呀！』我只好推說，『他是無辜被累的，我怎麼不傷心。』因此，監官很可憐我，常容我們例外的多說幾句話。

我這時對於齊，憐憫之心勝於愛心，我很同情於他所遭的厄運，並因他無辜入獄，很替他憤憤不平，但我實在沒有力量去救他。我如若心腸硬一些呢，也便丟開不管了。至於他對我的態度：雖是身在獄中，依舊沒有改變，他曾寫了一封極長的信，給他一個在漢口當記者的朋友，信裏邊把我描寫成一個好虛榮而心腸硬的女子，說我的和他離婚是因為我打算去另嫁一個富翁。他的朋友看了這信，知道是他在神經錯亂時的憤激之談，所以並沒有把這封信發表，特地寫了一封回信埋怨他，說他不應該講這種話。但是我並不怪他，因為我知道他這時是怎樣的心境。這樣

一個熱血青年，剛在經過一次戀愛上的風潮之後，又無端地身入牢獄，自然難怪他的神經要錯亂了。所以這件事在我更無須加以辯論或聲明，日子多了，他們自會知道我的爲人的。

我竟不敢想像我們的前途。我無論怎樣心中難受，實在不能不和他決絕，但因他尙在獄中，又覺得未便使他再受打擊。其實呢，我們現在已經有了一個孩子，我也無妨犧牲一己，和他言歸於好。但我的心已受了創痛，我的神經已經碎裂，我已沒有再去度愛情生活的勇氣，即使勉強去試一下子，那也是必定失敗無疑的。

我回想末了一次到獄中去探望他的情形，我似乎本能地知道這是我們最後的一次會面，以後便將永遠分別。這一次我帶了很多食物給他，我沒有開言之前眼淚已循了下來。

『爲什麼那般傷心？難道你將要離開北平嗎？』他很鎮靜地問我，他向來是輕易不會淌眼淚的。

『不，』我說，『我擬想帶了孩子搬到離開監獄較近一些的地方來，這辦法可以使我以後省去不少的旅費，而你也可以常常看見你的孩子，她已長得極惹人歡喜了。』

他的頭低下去了，不發一言。他是在想着我們當初戀愛的時候嗎？還是在想着他的孩子？

『求你好好的看顧這孩子。』他說，語氣異乎平常的和婉。突然間，我心中又激起了一股對他的愛念，我很想擁抱他，親他的面頰，並附耳向他說：『齊！我們再試一下子吧。』

可惜監獄的鐵柵阻隔了我們，我的手還沒有伸上去，背後已經有人高聲喊說：『呔！你還在這裏嗎？趕快出去。』一個守丁便走過來硬推我出去。我還依戀着不肯走，望着可憐的齊拾起我所帶給他的物事，向裏轉身緩緩地行去，我的心突突地跳個不住。

此後我們還有相見的一天嗎？我的眼前模糊了，金星亂迸，我的心頭好似壓着一塊千斤的石頭；我的兩腿不由自主地向前移動。

我剛走出大門，忽而又跑到應接室裏邊。

『你不是剛剛來過的嗎？怎麼又來了？』獄官的臉色更加可怕了。

『我忘記了交代一句話 懇求你讓我和他再見一見面!』

『不行，下星期再來。』

我被他推出門口，我只好含着眼淚走去。我這時覺得齊好似跟在我的後面，我回過頭去望望，好像他真果立在那裏，歎着氣看我。

我們到幾時才能毀滅這個監獄，毀滅這個堅固如铁的監獄，放出裏邊所囚的無數學生和勞工？我們幾時才能得着這批被囚者所夢想的自由世界？我們只有藉着不屈不撓的奮鬥，才能達到和平，自由，和公平的生活。

我信任未來，希望已經替代了灰心，熱望已經替代了憂慮，只要我們活在世上，我終有一天會和齊重行會面的，因為我們兩人的思想終久是相同的，兩個人終久都是在那一次奮鬥之中的同志。

回到南邊

我因寫作左傾文字，參加政治活動，始終被人認作是一個犯罪者。當我的朋友某君如此告訴我，勸我離開北平時，我起初還不肯相信。

我決計就在那一天上火車，我的朋友都很懇切地幫助我，大家湊着錢替我買車票，他們叮囑我保重自己的身子，繼續替未來的社會作奮鬥。

我這時離畢業已很近，心裏很想取到一張文憑再走，但這也是沒法的事，所以只好丟開。不過北平這地方已在我心中留下一種很深的印像，我把它當作親人一般熱愛它。我雖是習於流淚，到處爲家，但北平確使我依戀難捨，我抱了孩子跨上火車時，胸中真有說不出的感慨。孩子因離了奶媽哭着，希成夫婦替我抱着孩子，容我裝好一個奶瓶，但孩子哭個不休。不肯吃牛奶，我自己沒有奶，又沒有力量帶着奶媽同行，只好聽她哭叫，她直餓了三天四夜，沒有奶吃。

我懷着一顆創痛的心乘着火車到了南京，在南京又換了輪船到漢口。

我的旅費有限，連付飯錢都不夠。我的朋友某君可憐我的孩子，特把她的結婚戒指當了錢給我，另一位朋友則爲了我當去一件大衣。

平靜無浪的揚子江又引起了我自殺的念頭，我實在活的不耐煩了。如在一個富於迷信的人，他必會說我是前世作了孽，所以今生會得到如此的報應。

這個世界上已經沒有可以使我依戀的事物，別人都有希望，前途，理想，但我是一切都沒有了，除了我的孩子。我屢次暗想：『不如和孩子一同投江吧，不消幾分鐘便可同登彼岸了。』但是轉念又覺得我實在不應該如此做，孩子沒有犯什麼罪，她有活着去得到一個前途的權利，她有着無窮的希望，我又怎麼可以把她的生命犧牲呢？

孩子睡着的時節，我每每淚如雨下。我覺得前途是一片黑暗，我和齊的糾紛已經以不了了之。但這個孩子的問題又怎樣解決？留養下去嗎？問題又發生了。把她帶回我自己的家裏去是絕對辦不到的，因為不但母親要堅決反對，而且全村的人都會譏笑，如說帶着她和我一同流淚吧，經濟上又夠不到，除非把她交給齊的母親，但如此則我又冒着永遠不能和這孩子見面的危險，我越想越恨我自己當初不該那麼多情。

我們到武昌時，孩子差不多餓得動也不會動了，幸而遇到一位婦人肯暫時喂奶給她吃，才救了她的性命。

我便帶了孩子和齊的母親同居了。她還沒有得悉我和齊已經決裂，也不知道我們已經沒有再合之可能。她終日思念在獄中的兒子，看見我帶了她的孫女去和她作伴，頗使她得到一些安慰。她待我很好。從此我便住在一間黑暗的房裏邊，一天到晚寫作文字，以維持生活。

但是我爲了政治嫌疑而逃出北平的消息不久便傳到了武昌，因此，有許多朋友都來勸我再前行到內地去暫避一下子，以免危險，我不得已只好拋下孩子，單身離開了武昌。

母親和女兒

我渡過襄河去隱居在嶽麓山的頂上，我剛住了十天，忽然又接到三哥一封信，叫我回家去看望母親。我原已打定主意如若母親不來喚我，那末我是決不自己回家的，但

剛巧湊着父親七十歲的生日快到了，於是我便藉此爲由回家一次。

母親的性格很高傲，她常在暗地裏因思念我而哭泣，但面子上從不提起我，甚至說要不認我爲女。我回家之後，曾屢次想和她說話，但她始終不理我。我特別倒了一杯茶送進去給她喝，但她竟拿起茶杯擲在地上，把我大罵一頓，我不得已只好爬上床去，假裝睡着。

夜半的時節，她從床上起來，點了一盞油燈，只穿着內衣，走到我的床邊。她從地板上拾起一條毯子，替我蓋在身上，摸摸我的右手，喃喃地說：

『手也冰冷，大概這毯子掉下去已經好久了。』

我極想睜開眼，看看這時母親臉上的表情，但又恐因此打斷她的舉動，所以依舊假裝睡着。不過我的兩眼雖沒有睜開，我也能夠覺到燈光射在我的臉上。

母親用燈光照着我的面部有數分鐘之久，輕輕地歎息着說：『可憐！她瘦了！比離家的時節瘦得多了！』

她用手輕輕地撫摩我的額，我的髮，眼淚掉在我的臉上。我蠕動了一下子，好似告訴她，我已經被她的眼淚所驚醒。我極想睜開眼擁抱着她的頸項，親親熱熱地喚她幾聲『母親』，但我竟鼓不起這股勇氣。

她緩緩地回身走去，我極願意跟了去跪在她的床前，求她饒恕我。我爲爭取我的自由和獨立的生活，實在使她太受痛苦了。但是現在經過四年的苦鬥，我所獲到的又是一些什麼呢？我雖拋撇了舊式的婚姻，但不過是去陷進了一個新式的情網。我極想坦白地告訴母親：『在這四年之中，我已經過了種種的磨折；我曾入獄，我曾受飢餓，我已生下一個孩子；眼前還是一個政治逃犯，我的前途依舊是黑暗啊。』

這些話我當然是不便直告她的，因爲這將使她太傷心了，所以我依舊假裝熟睡着，並假作鼾聲。我聽見她哭泣……

母愛是從心底裏所發出來的，母愛真是萬分偉大的，我從此如若再不好好地做人，我真要對不起我的天良和社會了。我真要對不起自己的母親了。因此我決計到上海去另闢一條活路，我的孩子則留給齊的母親照管。

這一次母親並沒有阻止我，她並且做了一些薰肉薰魚給我做路菜，如從前送我進學校一般送我動身。我從這天起，又生了滿懷的希望。

我再不會忘却上海那間小屋，我在這間屋子裏邊，在不到三星期的工夫，寫了兩部書，共有十四萬餘的字數。我整天整夜的寫作，甚至忘却了吃喝和睡眠。有時我覺得十分飢餓時，便去買幾個燒餅，一面吃着，一面寫字。朋友來探望我，我也不招待。他們有時坐下來想和我談天，或想邀我出去走走，但我總是不客氣地回報他們：『抱歉得很，我的著作還沒有殺青，實在沒有工夫奉陪諸君。』

他們都知曉我的處境，所以都肯原諒我。這兩部著作，我居然賣了六百多塊錢。這是我一生中所得到的最大的一筆款子。我有了這筆錢便決計到日本東京去讀書。

我已經有錢了。齊還沒有離獄的希望，這時另有一個人愛上了我，但這次我已打定主意不再陷入情網。我上次戀愛的結果是一個苦惱的孩子，雖已交託給齊的母親，但因她是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婦人，我實在不能放心，不過我決不能夠把孩子帶到東京去，只好待我學成回國之後，再好好地教養她。

『小兵』

兩年過去了。民國二十年滿洲事件發生，我便被日本人驅逐回國。我再度從專於革命工作，並在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之戰中上前線做救護工作，同時也做些文字工作。後來，我又到福建去，在一所鄉村小學裏邊很克苦地當了半年教師，過後又在一所中學校裏邊當了一些時日的教員，這時期中生活略為舒適一些。

但我始終記望着我那生長在貧苦中的孩子『小兵』，她現在已經三歲半了。

據朋友傳來的話，齊的母親已經說過：她無論怎樣，決不肯把這孩子還給我，她以為齊在獄的時期中，這孩子就是她惟一的安慰。她會告訴我的朋友：『冰瑩如若想回來領這孩子去，我是要和她拚命的。』

我爲環境所迫不得不離開廈門了，於是我決計從此和孩子同住，我實在捨不得離開她。

一個雪天的早晨，我從漢口渡江到武昌。當我在街上走過時，我看見一個穿着打過補丁的紅棉襖，戴着一頂紅帽子的小孩，這些衣帽好像就是我先前寄去的東西，那末，這孩子當然就是她了！我抱住了她，她不哭也不笑，只是張大了兩隻小烏珠向我的呆看着。

『孩子啊！我就是你的母親。』我對哭對說。

她遲疑不決地喊了一聲『母親』，但一忽兒她又好似覺得這是不對的，便想掙脫了我的手跑去。但我緊緊地抱住了她，使她幾乎哭出來。我抬起頭才看見齊的妹妹頭立在旁邊。她向孩子說：『小兵，這真是你的母親啊。』

我們僱了黃包車，同回齊的家中。我抱着小兵坐在我的膝頭上，用嘴親她的額，她的雙頰，她的唇，她的雙手。

『親愛的孩子，你怎麼不認識我了？我真是你的母親啊。』我說。

『母親，你爲什麼不和我同住？』她一面說着，一面用手勾住了我的頭頭，好似剛從一個惡夢中醒來一般。她很是興奮，很高興地用小手拍着我說：『母親，你帶我到上海去嗎？不要再丟下我啊！』

我的兩眼已經滿含着眼淚，只向她點點頭。我們進門時，我依舊抱着她，她也依舊緊緊地勾住了我。齊的母親看見了我們的样子，很傷心地說：『爲了孩子起見，你實在應該和她同住在這裏，孩子真可憐，常向我討母親。齊的脾氣或太壞，他或許會虐待你，但你終應原諒他。』

我沒有話可以答覆她，我知道我早就應該回來，但我決沒有和齊重圓的可能，我已經不再愛他，怎能和他再同居下去呢？

我望望我從前所住過那間房，只覺得裏邊陰暗如同監獄，只有一扇小窗，而又被屋簷所遮蔽，床已倒塌，桌上滿堆着沒有洗過的碗盞，西面的牆上掛着一幅我和齊並其他四個朋友所同拍的一張照片，我穿着一身男學生制服坐在中間，其餘的人則立在兩邊。老太太告訴我，小兵常爬到桌上去看這張照片。牆上又掛着一張小兵出世剛三個月

時所拍的一張照片，赤着身子爬在桌上，胖胖的小身體，烏黑的眼珠。現在她已經不及照片上那麼胖，但相貌已經長得更為美麗了。她的眉目極其清秀，兩頰鮮紅，聲音清脆如同音樂，不論喜或怒的時節，都是好聽的。我從來沒有見過這般可愛的孩子。

我抱着她一同吃飯，吃完之後，老太太帶她去洗臉，我便打開箱子找尋帶給她穿的衣服。願拿了許多封從獄中寄回家中的信給我看，她渴望我和齊能夠言歸於好。我默默地閱讀那幾封信，心中萬感交集。

老太太和孩子始終沒有回來，我跑出去找尋，找了半天依舊沒有找到。

『願姊』我喊她說，『我們必須出去找尋，這樣的寒天，老太太帶着她往那裏去了？』

願很安閒地回答：『老太太或許是帶了她去買糖果吧。』

我冒着大雪出門，在大街小巷裏亂找，直找到天黑依舊毫無踪跡。我滿腔憤怒，漸對這位老太太恨入骨髓。我初想去報告警察署說這個老婦人拐走了我的孩子，但轉念一想，恐怕如此一來將更要把事情弄僵，因此強自抑制下怒氣，回家到那間黑暗的房屋裏邊去等候。

但她們始終沒有回來，我對着願大罵說：『她為什麼把我的孩子藏起來？她是什麼人竟敢奪去我的孩子！我有着監護這個孩子的權利，誰可以干涉我？』

但一切好似都是預謀的，願始終不理睬我，聽我哭鬧，直到最後，她才向我說：『冰，你也不必如此動怒，孩子當然依舊是你的，但須等她長大之後！』

我懷着一腔的憤恨，當夜便獨自一個離開了那所房子。我們母女二人不知道那天才會重新相見！